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_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_臣朱賡烈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九

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

明何楷撰

魚藻武王克商飲至也

按大雅

云考卜維王宅是鎬正之武王成之經有

王在在鎬則飲至

文此以知其為武王也

禮君行反必告廟告廟則飲至經有章樂飲酒之文此以知其為飲

至也詳味詩意是克商時所作

魚在在藻

皓韻

有頌其首

有韻

王在在鎬

皓韻

宜

陸德明本作愷

樂

音絡

後飲酒有韻隔句各韻藻鑄相叶首酒相叶興也雨
同飲酒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詳審之辭言魚河在乎
在於藻也王在在鑄放此魚興王藻興鑄藻解見采蘋
篇頌說文云大頭也劉彞云魚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
見其頭大也愚按遊藻之魚當自不一其中有首大而
特出者故舉以興王耳王武王也鑄地名在長安西上
林苑中豐東二十五里武王所都也詳見文王有聲篇
豈說文云還師振旅樂也周禮作愷後漢志黃帝使岐
伯勸戰士作軍樂即周愷樂漢短簫鉦歌樂有朱鷺等
二十二曲是其遺也魏晉而下各易其名周禮大司樂
職云王師大獻令奏愷樂樂師職云凡軍大獻教愷歌
遂倡之賦矜職云賓射奏鐘鼓鑿愷獻亦如之鐫師職
云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大司馬職云師有功則左執律
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謂兵樂曰愷獻者獻捷也
鼓愷樂以晉鼓鼓之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鄭
志答趙商問云司馬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

之屬宗伯主宗廟之樂故獻于祖又文選注引樂稽耀
嘉云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此愷樂之所
繇昉也左傳城濮之戰晉文公振旅宣以入于晉獻得
投餼飲至大賞事亦同此司馬法云天下既平天子大
愷又云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宣樂者奏宣而樂也
飲酒即飲至也先儒謂飲至在廟以桓二年公至自唐
左傳云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
勲焉禮也彼飲至在廟故知飲于廟也孔穎達云曾子
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
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
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
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
魚在在藻皓韻有莘其尾韻王

在在鎬

皓韻

飲酒樂宣

尾韻

按說文

無莘字

不知其義

據國語

今

以駢駢征夫作莘莘征夫則莘當通作駢說文云馬衆

多貌以魚之衆多似之故借言駢上章言有頌其首蓋

以興王此言有莘其尾則以興行間諸臣之從王者今
奏愷班師皆得與于飲至之列觀下文變言飲酒樂宜

可見數魚以尾故指尾言樂
宜言與諸臣共樂此豈也

魚在在藻

皓韻

依于其蒲

虞韻王在在鎬

皓韻

有那其居

叶虞韻

讀如拘恭于翻
也此章言封建事也左傳言

興

禮飲至之後舍爵策勲舍者置也古者軍賞不踰時欲
民速得為善之利也飲至禮畢置爵之時即書勲勞于

策言速紀有功也武王勝殷下車即行封建意亦如此
蒲解見澤陂篇名物解云蒲生于春盛于夏愚按周書

武王來自伐商至豐祀廟在夏正二月望後正藻蒲方
生之時故詩人因以起興藻生於水中橫陳水上為鎬

京之況則蒲生于水涯乃緣邊所有即六服羣辟之況
也那字从邑說文訓西夷國名鄭箋訓為安貌殊不可

解陸雲丞相誄有玠襄阿那之句解者以阿那為垂也
訓那以垂較為近之蓋那字右旁施丹又古文那𠂔冉

皆通用冉乃細毛下垂之貌而垂字之解亦遠邊之義
正如毛髮之麗于膚體者然王所居在鎬京而于九畿
之內封建六服羣辟環拱而擁衛之所謂有邦其居也
周禮言九畿尚書言六服九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六服謂國侯甸男采
衛不及蠻鎮蕃者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于
華夏故惟云六服也此詩先言王因豈樂而飲酒故取
興于有頌其首為首出庶物之義次言王以飲酒與羣
臣共樂豈故取興于有莘其尾猶楚辭魚鱗鱗兮滕子
之意未言王封建而有那其居故取興魚依于蒲魚雖
以藻為樂而所據必在于蒲魚之潛于蒲猶鳥之集于
苑蒲者魚所以藏身之固也亦以策勲在飲至後故立
言之序如此又大戴禮用兵篇云公問于孔子曰古之

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世久矣與民偕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無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惜欲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較以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偕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較德不塞嗣武孫武子詩意謂魚性惟食藻不宜貪餌魚志在餌此貪人之土地而妄用兵者使民困于兵革無生之樂若此較爭之事不速遏絕則子孫繼而效之將無所底極也據逸詩意反觀則此但言魚在在藻亦見武王非富天下之意

魚藻三章章四句

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

子思古之武王焉宗序說者其解有二一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有頌其首者言魚樂而

出游于藻之外有莘其尾者言魚樂復樂而又戲
于藻之內依于其蒲者言魚樂于蒲安于蒲蓋樂
而不知反則樂有窮故有靜而止息之地則時出
而樂有餘矣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毛
傳鄭箋陸氏埤雅羅氏爾雅翼解皆如此意主思
武王也一謂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于
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
頰然之大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蓋在淺
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然藻猶在水之
中若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依于其蒲愈更窘促
也嚴氏詩緝之解如此意主刺幽王也愚所以不
取其說者以魚在在藻王在在鎬兩句炤映甚明
魚興王藻興鎬若如前二說則以魚訓民反于王
之外別生興意于詩吻不肖矣又蘇氏傳云魚何
在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頰然而大自
以為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在鎬耳寡恩

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于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如此以魚興王亦順但篇中有宜樂之語明是因奏豈而作抑亦幽王之世有大閱振之事而作此詩與按克捷還師之樂名豈大閱振旅之樂亦名豈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依此說則次章有華其尾當通作駢赤色也魚勞則尾亦置首言尾者興飲酒沈湎之容易所謂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三章依于其蒲興有那其君言飲酒畢而歸休于深宮也惟玩詩詞有盛世發揚之象非衰世愁歎之音故定從今說若子貢傳謂諸侯所以報天子申培說及朱子集傳皆謂諸侯所以美天子而皆未明於宜樂之義則所以報王美王者亦僅述其飲酒之樂而已不似諧媚之稱萬年觴者乎乃唐詩有云鑄飲周文樂又云

欲笑周文歌燕鵠則以此詩為文王詩豈知
文王未嘗稱王亦未嘗都鎬抑失之遠矣

繇周公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

以受天命也

出朱傳序亦云文王之興本繇大王也孔穎達云叙以詩為文王而作故先

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愚按所以疑此詩為周公作者以書載周公告君奭之言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毓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與此詩末章四子曰語意頗相類而太史公亦云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但朱子以為戒成王則未必然耳孫鑣云此詩不但稱古公且仍出其名乃後又稱文王宣武王初克商甫尊文王尚未追王大王是彼時作耶又云武成已稱大王若周公戒成王詩豈應復稱古公耶

縣縣瓜瓞

眉韻

民之初生自土

漢書齊詩作杜

沮漆

質韻亦叶屑韻于結翻水

經注作漆沮

古公亶父

陸德明本作甫

陶復

說文豐氏本俱作覆

陶穴

叶質韻戶橘翻

未有家室

質韻細之辭

比也縣說文云聯微也縣餘孔云微貌瓜蒌也字象形中象

瓜實外象瓜蔓瓞是瓜之小者孔以為瓜蔓近本之瓜是也按爾雅云瓞其紹瓞舊解多不明說文瓞作瓞

云小瓜名也爾雅又云瓞九葉紹者繼也瓜有小大二種大者名瓜小者名瓞之種本非瓞以其小似之故

云瓞瓞也凡瓜實近本則小瓞實大瓜之種特以近本故小因別呼之為瓞故云其紹瓞也縣餘瓜瓞主大王

與文王相首尾而言立乎文王以指大王正如瓜之有瓞然其後連縣不斷皆本于此至文王之世則儼然大

瓜矣朱子云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以此古公之時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民毛

云周民也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
為生民之初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槁矣至于大王
自邠遷岐而民如槁得蘇是又一初也邠通作幽自朱
子云從也土當依漢書作杜水名班固地理志云古扶
風杜陽縣有杜水南入渭鄠道元水經注云杜水出杜
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何景明
雍大記云杜水在麟遊縣源出舊普潤縣東南沮漆與
禹貢及吉日潛篇之漆沮不同沮水諸家以為未詳季
本疑為大藥水非是按大藥水乃岐水之別名康海武
功志云浴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幽西梁山來意此
或即沮水關西人讀浴若于沮固易訛爾按志浴水
南入漆水山海經云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桑欽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關
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按杜陽
即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古岐周地漆縣即今陝西
安府永壽縣古幽國鄠道元云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

北漆谿謂之漆岐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漆渠水南流大藥水注之即岐水也二川洋逝俱為一水南與杜水合谿謂之小黃水亦或名之米流川南逕美陽縣西南流注于渭雍大記云漆水在武功縣東門外康海云漆水今謬為武水者也自幽岐之間來武功縣北受洛水南受滯水入渭鄭漁仲序地理畧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繇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幽岐涇渭脉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況其餘乎詩曰自土沮漆今郃封里有漆村是也按武功古有郃國今隸西安府乾州美陽今鳳翔府扶風縣嚴粲云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澧之上游而書言涇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李本云雍州之域有二漆沮而皆入渭其一在漢馮翊之

地涇之下游也其一在漢扶風之地澧之上游也禹貢
導渭東過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意者扶風漆沮小而
可畧而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馮翊之漆沮即潛猶歟
漆沮者是也扶風之漆沮即鰲自土沮漆者是也何以
別其如此耶蓋不密之徙居戎翟也在今慶陽府公劉
自不密故地而遷幽在今邠州淳化縣西廢三泉縣界
當涇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涇之東漆又在沮之東
俱隔大山公劉初遷必不至馮翊之漆沮也自土沮漆
言大王始避狄難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蓋去邠踰梁山
後事三水皆在岐梁間于時尚未至岐下故未定周原
之居舊說以此句為指幽言非也毛云古言久也亶父
字或殷以名言質也父通作甫說文云男子美稱也孔
云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
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
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
某甫亶亦稱父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

當殷代質文不同故或以亶父為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又中候注云亶父以字為號愚按父有制名者春秋齊侯祿父季孫行父是也殷或尚質但詩作周世不應名其先王陶本作匋說文云瓦器也蓋瓴甃之屬復當依說文作窰云地室也穴說文云土室也今按地室土室有何分別愚意地乃地工土則土中耳賈公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于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也曰陶復陶穴者復穴雖皆土所為而以瓴甃之類甃之欲其堅固亦所以隔土氣防土處之病也王質云陶今之土壑也以陶為蓋于其上謂之復以陶為基于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壑為居也爾雅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未有家室與第五韋伴立室家相炤李本云大王自豳遷岐踰梁山而始至岐山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太王初至於此時尚未有室家也故陶復陶穴而先於杜漆沮三

水之間野處焉當其在幽則公劉時先已有館況至太
王時在幽既久豈得復言陶復陶穴哉但其地水源所
出俱在岐周之北扶風之地非幽也顏師古謂自土沮
漆齊詩作自杜公劉避地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謂
杜與漆沮為三水則是而曰公劉來居蓋本鄭玄之說
則失之矣愚按太王所以不興土木為營建室家計但
陶復陶穴而已者亦以卜居未
定姑取其便于人力之速成耳

古公亶父

麋韻

來朝

豐本

作

走

顧野王本作趨豐本作趨

馬

叶麋韻滿補翻

率西水潏

麋韻

至于岐

豐本作楚

下

叶麋韻後五翻

爰及姜女聿來胥

新序作斯

字

麋韻

賦也

季云來者自土沮漆而

來也朝早也嚴云太王國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
呂祖謙云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范
景文云觀其匹馬經度計不反顧惟有德足以自恃故
往而不疑耳率通作衛字从行故有循行之義濟本作

汗說文云水厓也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杜水沮水合漆水流入于渭雍錄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太王居豳渡漆沮世紀亦云太王避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沂及岐大王邑于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俗名鳳皇堆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為地乳上為天康星季云岐周在后稷郃城西八十里間蓋復其舊封地也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得免焉乃召耆老而問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亶父曰與之已復攻欲得地民皆怒欲戰亶父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其所欲者吾土

地也民欲以我故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
以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我將去
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為民者不可以
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曰
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于
岐下其事襍見孟子史記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畧說而
互有出入今并綜而錄之于此孟子云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孔云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
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
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
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
建七百之基王制稱古者量地制邑故無曠土而公劉
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

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太王得擇地而遷焉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按夏衰棄稷弗務不密失官自竄于戎翟之間厥孫公劉始遷居邠世本所載歷十二傳始至亶父竹書商紀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祖紺至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謂斯時也先是但稱邠侯今則進而稱公此其所以號古公與國名既改王業浸昌謂之肇基王迹宜矣爰說文云引也謂引辭也及爾雅云與也姜女太王妃也號曰大姜韋昭云有逢伯陵之後也皇王大紀云亶父娶于齊有台氏女曰大姜美而賢列女傳有台作有呂云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遣徙必與太姜太姜淵智非常雖太王之賢聖亦與

之謀新序云大王受厥妃出入必與之偕季云但言及
姜女者未敢期幽民之必從已也陸化熙云爰及姜女
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此章熙內助與未
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闢係須知作者用意之密事
通作政詞也來與來朝走馬之來相應古公先來而邠
人後來也胥爾雅云皆也方言云東齊謂皆曰胥按胥
疏皆者以胥疏同音疏之為言通也通之為言皆也韓
詩云屋雷為宇言民見古公止于岐下相率而來皆將
於此而建屋宇也孟子謂太王至于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書傳謂太王邑
岐山周人來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史記謂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
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皆所謂聿來胥宇者也
劉晝云昔大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沙之君
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于金石金石可銷
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

木不茂君仁而萬民不盛矣孟子引此詩以告齊宣王而解之曰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正事來胥宇義疏而舊說但以爲與姜女來相視所居謬矣然此胥宇亦第民情決計奠居于此尚未及築室之事張子厚云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扶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周原膺膺

文選注作膝膝

董茶如飴

支韻

爰始爰

謀

叶支韻

爰契

陸本漢書注俱作挈

我龜

支韻

曰止曰時

支韻演繁露作形

築室于茲

支韻

黃帝後封在岐山之陽

所謂周原膺膺者鄭

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鄠道元云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周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山海經云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皇甫謐云邑於周地始改國爲周按今鳳翔府岐

山縣是其地。臘本無骨。腊之名。故朱子訓臘。臘為肥美。貌。楊慎謂王膏如無骨肥肉也。莖菜名。說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薺苦莖。郭璞云。今莖菜也。葉似柳子。如米肉食之。滑者。一曰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葉似薺。花紫色。莖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側。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記內則。莖荳枌榆。即此。又公食禮。銅芼。皆有滑注云。滑莖莖之屬。茶解見谷風篇。飴說文云。米蘖煎也。釋文云。乾糖也。方言云。飴謂之餒。謂之糖。禮記疏謂之餒。按說文云。餒飴和饊者。然則飴非餒也。嚴云。內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莖。則莖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茶。則茶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臘。然則肥美所生。莖茶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莖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飴於酒。寘莖於肉。以為証。蓋以此莖為爾雅薺莖之莖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肉之莖。則與酖毒同類。與茶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

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茶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繇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鴉音之醜宜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橋飾尋緇此論抑亦輕于疑古人者然但舉茶而不及董亦可以見董為美茶不與茶苦類耳爰始之始對後契龜看以先事言國語云客事為謀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契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董氏職有掌其熙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煇置于熙在龜束之語遂謂楚煇即契非也無論楚煇名契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煇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董氏職云掌其熙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煎熙遂猷其煇契以授卜師所謂董者荆董也即楚煇

也必取荆木者凡木心圓荆心方卦之德方以知故于
荆焉取之也焦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楚煇者契杜子
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刮其外甲以視兆者既契而後用
楚煇以灼之也曰供焦契者灼契之火得之于焦故得
以焦言不及楚煇者畧之也又官既以華為名則楚煇
不言可也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用以燕然貴陽明之
義也焦既然以荆華柱焦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
處灼之謂之煇契煇說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煇則
有墨可驗故以稷卜師使辨之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
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楊
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謂墨大圻明則逢吉是也其四兆
之義未詳又占人職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折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折有微明
以此辨之若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意即所謂占體者也然焦契之事屬之華氏而
契龜又非華氏之事蓋契龜即周禮所謂作龜也大卜

職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解
作龜謂鑿龜令可熟也視龜腹背近足處其部高可灼
者先作其墨俟既灼觀食不食為兆也又卜師職云凡
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陽陰以投命龜者而詔相之蓋龜
首尾兩旁陰腹陽背各有高應灼處辨之者如春灼後
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國大貞則大卜
親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祭祀乃常禮但告龜以
所卜之事而已不親作龜至小事則泄卜第臨視之耳
不但作亦不命蓋皆遣其屬為之惟國大遷大師則
貞龜貞即大貞之貞說文云卜問也以其事非常亦與
立君大封等故貞龜也曰貞龜則大卜必親作龜可知
已今古公將遷岐周而卜則所謂大遷之貞也又大卜
職云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
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廖遷都重事古公始既
謀之於從行之人而後決之於神所謂四曰謀者也一
說契合也古公謀之人而從矣謀之龜則又曰吉與人

謀契也程大昌云古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雒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來瀝水西惟雒食是龜之所食者畫雒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為可居也以墨合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亦通龜者國之守器故以我稱周禮龜人職云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鼃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太火公云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遺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

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林之奇云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下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左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李氏云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於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乃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也曰者嚴云龜告之兆也曰止言止居已得其地曰時言可以興土功之時築室於茲無容再計矣蔣悌生云詩中凡言龜卜下文必見卜吉之義如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上句言卜下句言吉卜云其吉亦然考卜維王卜也維龜正之亦叶吉之義如不吉之類亦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未有但言灼龜而卜不言兆之吉凶者故知曰止曰時築室於茲當為龜兆之繇辭

也

迺慰迺止

紙韻

迺左迺右

紙韻

迺疆

陸本作疆

迺

理

紙韻

迺宣迺畝

紙韻

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紙韻

賦

也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官室
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迺古作直讀若仍說文云驚聲
也慰說文云安也止即上章曰止之止迺慰迺止者慰
安新從遷之衆俾之止居於是也嚴云上文曰止則龜
告以宜居於此此言迺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
也左右蘇轍云東西列之也孔云慰止左右文在築室
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也疆
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也疆
理解見信南山篇此又因定民居而及授田之事宣朱
子云布散而居也按宣之訓布解見江漢篇黃佐云此
在野之居如中田有廬以便民事所謂二畝半在田者
蓋徹法自公劉已有矣畝是分授以田畝既各授有定

分而後可以隨人用其爰夷壘闕也陸云宣者隨田而
居以便田事也畝者隨居而田以服田業也連言迺字
者有驚駭耳目一新之意第七章同自西徂東者鄭云
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季云言西自漆沮之水滸而東往
岐山之下也周即周原之周舉新遷之地也與皇皇者
華篇周爰不同執事如制室治田凡所當為者皆是鄭
云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孔云民
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人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
皆無悔心也一說朱子云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亦通
國以民為本民居殷奠之後方事營建先王之重民如
此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
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虞韻

俾釋文

立室家

叶虞韻

其繩

陸德明云

則

直韻縮版以載

叶職韻

作廟翼翼

職韻

賦也王安石
云乃者繼事之辭言

卑民事而始及之也召說文云呼也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鄭云司空司徒卿官也兩言乃召者皆一時事無先後按史記云古公賡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孔云后稷封郃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俾爾雅云使也立建也剏造之謂第七章同鄭云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冢之位處孔云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室冢之位處則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云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黃佐云俾立室家一句含宗廟宮室門社皆在其中對上未有家室而言繩說文云索也鄭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朱子云繩所以為直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陸云如分別何處是廟何處是廡庫何處是宮社皆引繩以取直也縮版以載專屬下文作廟言爾雅云繩謂之縮郭璞云縮者縛束之也孔云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版故謂之縮版說文云判也謂木片也李氏云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版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載鄭云上下相承也孔云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起也亦舩造之謂廟宗廟也說文云尊先祖貌也徐錯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曹氏云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向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翼如歧斯翼

之翼通左右言曰翼翼蓋象其軒翥方嚴之貌疏義云
易萃及渙之彖皆曰亨王假有廟者萃因民之聚五廟
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
以收捨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述皆所以統攝民
心而堅凝之也大王遷岐與公劉遷豳之事大槩同公
劉相土以山川大王相土以生物公劉之止基其民即
大王慰止左右也公劉之迺理其民即大王疆理宣猷
也但彼則處處廬旅言言語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
空以下其規模大蓋世時有
先後土地有廣狹故不同耳
抹之陜陜蒸韻度之薨薨

蒸韻築之登登

蒸韻

削屢馮馮

蒸韻

百堵皆興

蒸韻

磬鼓弗勝

蒸韻

韻書蒸翻賦也嚴云述遂作宮室也抹說文云盛土
於裡中也鄭云築牆者將聚壤土盛之以藁孔云抹字
从手謂以手取土也藁裡皆盛土之器陜說文云築牆
聲也引此詩今按陜為築聲於義無取正因此詩而附

會之耳毛傳解陬陬為衆以字形求之左施官土山曰
官官者厚也右施與說文云稍前大也合二義解之當
為取土衆多之義度通作劇說文云判也謂分判所聚
之土納之于版中也莞通作轟羣車聲也分土之聲其
嘈祿亦如之蠡斯羽莞莞兮蟲飛莞莞皆以聲言也蔡
說文云擣也登登陳氏云漸高也嚴云既取得土送之
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版中莞莞然其聲之衆既投之
版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高矣削增韻云刮
削也劉勰云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屢說文
云數也蘇云重復削治也馮說文云馬行疾也馮馮狀
其遲脫敏疾之貌百堵解見鴻雁斯千篇堵垣也百者
非一之辭興起也百堵皆興謂所治非一室而羣力一
集垣牆並舉也輔廣云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牆所
以圖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磬解見鼓鍾篇孔云
解人為磬鼓正謂壺鼓耳磬亦作阜陳祥道云周禮鼓
人以磬鼓鼓役事春秋傳魯人之舉蓋卑者級也役事

以弗亟為義故以臯鼓節之古者工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臯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鼗鼓弗勝按鼗鼓為鼓役事而設非欲止人之力作但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云民皆樂事勸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迺立臯門

臯門有伉

叶陽韻苦邱翻

迺立應門應門

將將

叶陽韻資良翻

迺立冢土戎醜

豐本作醜

攸行

叶陽韻戶郎翻賦也毛傳謂

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鄭玄謂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廟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官加以庫雉孔穎達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以實毛之說又引左襄十七年宋人稱臯門之督是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

制非作天子之門矣以實鄭之說二義相反未詳孰是
今考左襄十七年宋築者詁曰澤門之哲實與戎役杜
注澤門宋東城南門也古文多以澤為臯為其字形相
混其實宋有澤門無臯門孔之援引於斯誤矣周書康
王之誥篇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逸周書作雒篇云應門
庫臺元閭明堂位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西東上後
漢紀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闕雖刺世薛君章句曰人
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
退反宴處體安志明是則應門為天子之制諸侯之有
臯應于書無所經見明堂位所云乃謂魯以周公之故
雉門兼天子應門之制庫門兼天子臯門之制耳然雖
制兼臯應而名仍庫雉亦可見諸侯有庫雉無臯應也
檀弓記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
雉門反兩觀災此魯之庫雉也又家語云衛莊公易朝
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是衛亦有庫門此皆

諸侯稱庫雉之証毛傳所言為得其實然獨恠大王時尚
為殷諸侯何以使用天子之制唐孔氏以為殷代尚質
未必曲有等級朱子以為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
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
不得立焉其論確矣又按王者五門之說本於鄭司農
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郊
特牲云卜之曰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是王有庫門路門一曰臯門謂
從外而入至路門為終臯也書顧命篇所謂二人雀弁
執惠立于臯門之內者春秋傳疏則謂雉門為中門外
有臯庫內有應路於內外為中今以明堂位文証之庫
門向外兼臯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庫門在雉門外明
矣雉門設兩觀所謂象魏又應門亦名朝門路門亦名
寢門以朝位在應門內路寢在路門內故名之若周禮
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謂虎門即路寢門也蓋虎
所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蓋諸儒之說五門如此然經皆

無明文惟月令云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罔畢翳鏐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國難九門磔攘說者謂天子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闕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及五臯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則以內五門少其二故耳劉敞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趨也王出至于此則趨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敬應也何謂臯門臯告也王者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是則五門三門說各不同要之天子門制自當與諸侯異則五門之說固自可信今制亦有五門外曰大明門二曰承天之門三曰端門四曰午門五曰皇極

門 皇極門內正殿曰 皇極殿則古之路寢也又考
索云天子五門皋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皋庫門則有
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
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有南
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
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今按皋者引聲之言引
聲者長聲也故以為取緩遠之名又以為取播告之義
皆通仇當依韓詩作閼說文云閼閼高門也又說文解
閼亦云門高也將如鮮我方將之將當通作壯美其閼
敵壯觀也兩戶為門故重言將將山頂之高腫起者曰
冢故以為高大之義社說文云地主也郊特牲云家主
中雷而國主社孔云冢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祭
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
露風雨之氣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諸侯雖不可
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按泰
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猶仍大王舊稱以未為天

子故也戎說文云兵也醜說文云可惡也小醜之醜伎
行者言將加兵于所可醜惡之國則必告于社而後行
也又按征伐必載社主以行則以伎行為載社主亦可
鄰忠肅云臯門應門之設前此未有也有之自古公始
其視皇過之夾迺鞠之止基廬處之苟簡固已不侔
而立冢土以利伎行則隱然順治威嚴之梗槩矣故遂
以昆夷之醜接之鍾惺云不讀此數章不知
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其才何必減周公也
肆不殄

厥愠

問韻

亦不隕

孟子作殞

厥問

韻豐本

柞械拔

叶隊韻

矣行

蒲妹翻

道兑

叶隊韻

矣混

左傳注作畎

矣維其喙

韻

矣

說文引此二句

夷

叶隊韻

矣

對翻說文作四左傳注
作喙趙岐孟子注作兑矣維其喙矣
韻
作犬夷四矣見

夷駝矣賦也肆說文云極陳也極陳我周王業積累
之難如下文所云也殄說文云盡也爾雅云絕也愠說

文云怒也此主昆夷之怒我言觀孟子引詩意可見
毛云墜也儀禮云小聘曰問周禮曰時聘曰問此二句
自大王遷岐之時中歷王季及文王受命之初皆是如
此言昆夷愠怒于我不惟不遽殄滅之而且不失墜其
往來聘問之禮孟子所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嚴云
大王始居於幽則北有獫狁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
夷之擾北狄大而西戎小幽地迫近疆狄若以力爭傷
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幽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
殄不隕內備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按孟子言文王之
始猶事昆夷正所謂不隕厥問者又貉稽有不理於口
之疑而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因引此詩以咏歎
文王意謂士惟急于修德雖有多口所憎固不必介介
于胸而遂踈其相與之跡試觀文王之待昆夷何如乎
柞棚也即所謂柞櫟也鮮見鴉羽晨風車牽篇棧屬雅
云白桺也陸璣云三蒼說棧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
心者為白桺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軸又可為矛戟矜今

人謂之白抹或曰白栢按旱麓之詩曰瑟彼柞棫民所
燎矣則柞棫皆木之大者郭璞注爾雅以桤為小木叢
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必非此詩之所謂棫也如
璫說棫材理全白則是白桤何疑但柞別名栢而棫又
混名柞往往致誤不可不辨按說文云擢也增韻云攻
而舉之也柞棫拔矣如左傳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
意行道行人往來之路也兄朱子云遁也按兄字下从
人中从口上从人象人口氣之分散故有遁義混夷即
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猷夷皆犬聲之轉也書大傳云文
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
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
有牝牡是為犬戎常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
隴以西有緄戎今按其地當在岷岐之西在今鞏昌秦
州之地駢說文云馬行疾來貌混夷突來之狀似之咏
說文云口也呂大臨云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昆夷所以敢於為患者持其深林大麓之中路岐阻塞

而人不易入耳今柞械拔去而道可通行則生齒漸繁
歸附日衆昆夷時或突來但見其抱頭竄伏喘息不暇
而已愚按以皇矣篇觀之則柞械拔矣而下皆指文王
時言其曰昆夷駟喙意即四年伐犬夷事下章所謂歟
厥生者也又按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
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
戰與大傳史記諸書所載異者或昆夷先伐周然後文
王從而伐之耳

虞芮質厥成

虞韻

文王蹶厥生

虞韻

子曰有疏

孔叢子作晉

附

宥韻亦叶虞韻芳武翻

子曰

楚辭章句作聿

有先

尚書大傳作前

叶有韻胡茂翻亦

子曰

楚辭章句作聿

有奔

陸本作本

奏

有韻亦叶虞韻宗五翻孔叢子

子曰

有禦

尚書大傳陸本俱作御

侮

虞韻亦叶宥韻莫候翻豐本以此章為思齊篇之第六章賦也虞

芮二國名皆殷諸侯質說文云以物相質也徐鍇云質之為言實也事疑虛以人物實之也今按訟者言其曲直必有物以為徵驗故亦云質謂質其實也成蘇云獻成也王安石云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史記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毛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劉向說苑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

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間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三書所載大同小異今俱錄之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問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爭田讓為問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間原與虞芮相接俗呼讓畔城史記注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記正義亦辨其踈矣路史引六韜云文王質虞芮之訟豈師武伐紂乃收虞師芮師蹶朱子云動而疾也生猶起也與民之初生生字同義朱子云生是興起之意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起也萬時葉云文王蹶厥生王氣勃然奮起如巖之未拳如竹之初擗怒生之象從

筆端描出正與瓜瓞光景闊照可味可思周昌年云初生只是初起至是則向之所起者蹶然興盛非復初生微弱之象矣朱善云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按孟子言文王繇方百里起其始尚仍大王舊封于岐山之下其地甚狹及虞芮質成之後而歸附者始衆史記稱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竹書亦紀帝辛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凡此皆所謂蹶厥生者也周之中葉自竄于戎狄之間其後困于獫狁之侵及大王遷岐猶未能殄昆夷之愠至蹶生有文王而累世之所鬱結始大為發舒故以此與肇基王跡之大王相首尾蘇氏嚴氏皆以蹶生為動虞芮之君使其禮義廉耻之心油然而生於理儘佳然不過指一事而言其為義小矣子曰以下作詩者之辭也歸功四友為章末餘波若曰非特文王聖也亦其臣與有助焉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豈不信夫

疏附以布德言疏通德澤使民親附也先後以納忠言
先君之意而啟之後君之意而成之也奔走以任事言
周旋竭力不避險阻奔君之命而進其所為于君也禦
侮以揚威言敵未來而能折其氣敵突至而能折其衝
也孔云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王符
云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
郝敬云言雖本文王之聖亦必資羣臣之助而況為後
王者乎陸化熙云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羣小用事
于外妖豔蠱惑于內成何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姜
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又云周家起初基
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
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
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須推原
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愚又有一說焉按史記以虞
芮質成為西伯出羹里得專征伐後事而詩正義襍引
書傳所載謂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伐邦伐密須

伐犬夷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羗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又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于虎口而克耆耆即黎也果如所說則文王政以虞芮質成取忌幾緣履虎遭啞為蹶厥生耳蹶之為言僵也與死為隣之謂也而書傳又云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于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羗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則子曰有疏附四言乃文王當日之語而太公散宜生南宮括闕天四人又適符四友之數故孔叢子云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羗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載孔子

語亦同而足之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然則此章之意乃是咏文王所遭之不幸與前所言古公避狄遷國總見周家創鄴艱難以動嗣世者之警念噫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餘九章章六句

申培說豐本皆作八章章六句以去未一章故也子貢傳以為訓

成王之詩辨已在小引下申培說則直謂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蓋因削去末章則篇中無復咏文王之語故但以爲報大王耳是其說亦有所本先是季彭山氏謂第九章與上文似不相屬竊意或是錯簡惟以屬于思齊譽髦斯士之後庶幾理順于是作爲說者遂從而勦襲之而不知其鄙闇之甚也按左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餘之卒章杜預注謂義取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然則虞芮六句爲餘之卒章其來古矣此而不知乃敢爲僞豈非不

辨菽麥者乎若史記謂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
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觀于此詩古公尚稱公而文
王已稱王則稱王之事疑或有之所以終不敢信
其然者顧泰誓篇中但稱文考而不稱文王為證
佐耳詩述先王積累德業之盛故朝見燕享必歌
奏之以致警此叔孫穆子所以與文王大明皆稱
為兩君相見之樂與

旱麓武王追王三后也牧之野既事而退遂率天下
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厯文王昌

不以卑臨尊也

自牧之野下俱
出禮大傳篇

此詩蓋追王之時祭

而受釐之樂歌

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申培說朱傳皆以為咏歌文王之德今按詩意實次
第三后而兼嘆美之前三章三言宜弟君子是也自
第四章而下皆為武王祀周廟而發所以知然者以
駢壯既載當自武王為天子尚赤之後言耳朱子又
云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
亦受釐之樂釐義見既醉篇

瞻彼旱麓

國語陸德明本俱作鹿

榛楛濟濟

叶薺韻

宜

國語陸德明本俱作愷下

同陸云弟

國語陸德明本俱作梯下同

君子干祿宜弟

薺韻賦之興也瞻說文云臨

視也旱毛傳云山名也漢書地理志云漢中郡南鄭縣
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寰宇記云在南鄭縣西南二
十里按今陝西漢中府本禹貢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
又屬雍州其地與鳳翔府接壤鳳翔即古岐周地也昔
周之興驚鷺常鳴於岐翺翔至于南而集焉是以西岐
曰鳳翔南岐曰鳳州鳳州今鳳縣漢中所轄也故何景

明云余至鳳縣觀鳳鳴之山曰南岐至成縣詢古西康州有鳳鳴處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治岐地蓋廣遠矣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指其在境內者此舉早麓乃主大王遷岐而言爾雅云山足曰麓應劭云林屬於山者也榛解見簡兮篇羅願云榛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則其字从秦蓋此意也楷木名陸璣云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筲箱篋又採以為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不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楷顏監云楷木堪為箭筈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為楷子郝敬云榛可以供籩楷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此聖德濟之為言齊也曰濟濟者茂盛而整齊之貌豈通作愷說文云康也弟順也說文解為弟束之次第言如積歷柔常順後前不相戾也嚴粲云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君子謂大王也大王心存愛民其將去邠而之岐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又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
也是皆所謂宣弟者也千爾雅云求也祿即福也徐鍇
云祿之言錄也若言省錄之也按周之王端自大王與
此天之所錄也李本云君子有宣弟之德則福祿隨之
是以宣弟而千祿也君子本無千祿之心猶所謂以堯
舜之道要湯云爾錢天錫云通詩宣弟君子一句最重
蓋天地福祿種種不過和順之氣所凝成故嚴厲乖戾
便有許多愁慘出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凝聚此
豈弟也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
雍穆穆在國則怙冒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
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嚴云詩人言千祿者謂
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周語景王將鑄大鍾
單穆公曰不可詩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楮濟濟愷悌君
子千祿愷悌夫早鹿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
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
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哉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
日矣王應麟云誦險哀二字此文子所以有帝省其
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
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呂祖謙云縣之八
章曰柞械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
械斯拔松栢斯兑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然則所
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愚按旱麓濟濟正
如所紀周原膺膺者以見大王當時新遷國邑民安物
阜之盛此所謂賦也然不言山而言麓又言其所生榛
楛之多足資民用則亦有深意存焉易剝之象曰山附
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殆詩人言旱麓之義也人君
不以高危峻絕自處而以謙抑卑下為心人人得而親
近之無所縣隔亦人人得而取給之無所禁限此其為
豈第孰加焉和氣致祥千祿百福固其宜矣此則賦中
有興
瑟
說文陸本俱作瑟周禮注疏
作邱廣蒼作碎豐氏本作瑟
彼王瓚黃流在

中東
韻
宣弟君子福祿攸降

叶東韻胡公翻賦之興也
瑟說文作璚云玉英葉相帶

如瑟絃也然第五章瑟彼柞械之瑟當作何解或謂瑟絃密因訓瑟為密似矣而以玉璚之瑟為鎮密以柞械之瑟為茂密分別兩義亦覺有不可通者鄭衆賈公彥於周禮注疏引此皆作卹彼玉璚董氏謂古文以瑟謂卹此較可信卹字本義訓憂愚意當是愛惜之義左傳君命寡君同卹社稷是也又曲禮以策芻卹勿注訓卹勿為搔摩之狀意亦同此卹彼玉璚猶云可愛惜哉彼玉璚也玉璚毛云圭璚也鄭云圭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孔云璚者麗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璚據成器謂之圭璚詳見械樸篇黃流有二義毛謂黃金所以飾流鬯以璚者盛鬯酒之器用黃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鄭但以黃流為秬鬯以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餘鬯故謂

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
流鄭所以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
流出之時而瓚既以朱為中央則其中亦朱而不黃矣
明酒不得黃故知非言黃金也據此當從鄭義郊特牲
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毛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白虎通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脩而賜之秬
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脩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
以配情芬香條暢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
其中君子之道金者精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
者芬香之至也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惟玉瓚
秬鬯乎鄭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幼德受此
賜按孔叢子云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
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大王
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
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
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沈約注竹書紀年亦

云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殷王文
丁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今考文丁之
後為帝乙二書所載雖世次不同然其事相合辨在采
薇篇小引下此詩咏玉瓚黃流正指王季事也豈弟君
子謂王季也按皇王大紀云季歷守正而和照臨無蔽
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以此觀之其
稱愷悌宜矣鄭云攸所降下也言王季有樂易之德故
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周之進爵為西伯自王季受圭
瓚之賜始所謂福祿攸降者也詩雖賦其事而中亦有
興意朱子所謂實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
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
降于淫人是也故曰賦之興也

為豐本飛戾天
作薦飛戾天
韻

亦叶真韻
魚躍于淵
先韻亦叶真韻一
均翻豐本作開
宜左傳潛夫
論俱作愷

左傳潛夫
論俱作愷
君子遐
作胡
不作人
翻
真韻亦叶先韻如延
興之比也薦解

見四月篇庾通作麗附著之意淵說文云回水也管子云水出不流曰淵豈弟君子指文王也韓詩外傳云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以重農學較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豈弟君子文王之謂也愚按棫樸之詩為文王而作其第四章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與此文同故知謂文王也言文王有豈弟之德何人不在所作之中乎文王作人之妙不過興起之使各自率其性而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焉且以之飛于上魚且以之躍于下而況于人哉子思子作中庸引此而以為言其上下察也李氏云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工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錢云全重豈弟工雷霆一發港底震

動此之作未免動乎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馮時可云豈弟者樂易之謂也樂天則外無艷居易則中無險文王以此盛德作興人才而士皆象德從化上者安於上而盡其大不為府權下者安於下而務其小不為希高如鳶飛魚躍各適其性此作人之極致也又蘇轍引或人之說云天之高也以為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為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按此意似從中庸所言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生出亦是一理但此前說較淺耳輔廣云洪範有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欽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羞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又左成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

獲申臘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此但以作人爲登進善人而用
之似與詩意無涉愚按此詩三章所言只及三后不及
公劉以上者以周之
追王止于此故也
清酒既載叶質韻字悉翻亦駢

壯既備

叶質韻筆栗翻亦叶職韻朱子云蒲北翻

以享以祀

叶職韻節力翻

以介景

福

叶職韻筆力翻

賦也

此言武王祀三后之事清酒

駢壯解見信南山篇既載鄭云謂已在尊中也備朱

子云全具也按雒誥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據此文武之前既各用駢牛則武王致祭三
后亦必皆各用駢牛故云駢壯既備也牲用赤色周所
尚也享說文云獻也以享獻行祭祀之禮曰以享以祀
介鄭云助也景說文云光也言神助之以彰明可見之
福也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
於已而外順於道也程子云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
其誠孝之報載酒饋牲以享祀其
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瑟豐本作倭彼柞棫民

所燎

叶蕭韻力邪
翻說文作秦

矣宣弟

左傳作
愷弟

君子神所勞

叶蕭韻
憐蕭翻

詩維其勞矣鄭箋訓為勞勞廣濶正義云廣濶
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字義同矣
瑟鮮見第二章柞棫鮮見餘篇燎說文云放火也朱子
以為囊也豈弟君子指武王也後章同神指三后也勞
慰撫也杜預云勞者叙其勤以答也鄭云猶言佑助也
此下二章皆受釐之辭勉武王亦修豈弟之德以致福
也愷悌生云詩人前篇以玉瓚黃流與豈弟宜也柞棫
微賤之物乃託興而取義何哉柞棫之為物叢生蒙密
人得而取之無有禁限時時而薪之無時或窮借使松
柏樟楠之高大民欲薪之固不可得苟得伐而薪之則

今日之斧斤而明日牛山之濯濯矣又安能資民用哉
惟薪燎之不時而柞棫之生繼續而不絕猶民情之多
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得夫民所以得夫神也觀
民之所資足用而無闕則神之所念亦眷顧而不忘矣
愚按取興柞棫與首章咏榛楛同意又左僖十二年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工卿之禮饗管仲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斷章取義非詩本旨

莫莫葛藟

後漢書作藟晏子春秋作藟

施

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俱作延

于條枚

灰韻

宜

禮記呂氏春秋俱作凱國語晏子新序俱作愷

弟

國語晏子新序俱作悌

君子求福不

回

灰韻

莫是也

興也

藟徐錯

云葛蔓以葛葉之陰森言葛覃篇維葉莫

鮮見

樛

木篇

施者

纏繞之

義

鮮見

葛覃篇

維葉莫

鮮見

葛覃篇毛傳云枝曰條幹曰枚言此莫莫然葉
盛之葛其蔓或施于枝或施于幹也鄭云葛藟延蔓於

木之枝本而茂或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回說文
云轉也其字象回轉形勉武王當修先人宣弟之德以
求福祿之來不可生回轉之念也易所謂受茲介福以
中正也求福與干祿劍看李氏云君子承其先祖之道
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惟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黃震云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
所自始也人心初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目前較
之念一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
不知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還自昔喪名敗節之
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
之終身也一說葛藟以喻福條枚以喻德條枚無意于
葛藟而葛藟自施之猶君子無意于獲福而福自集之
亦通禮表記篇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庀民之大德不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
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
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

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
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按孔子雖借
此詩以贊舜禹文王周公之能盡臣節而其言得之自
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於以發明求福不回之旨可謂
至親切矣又晏子春秋云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却
諸將軍大夫令無得不盟者次及晏子晏子曰却吾以
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
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
之嬰不革矣崔子遂舍之噫必若晏子而後可謂之不
回矣抑愚因左傳禮記引詩之言而別有說也駢壯一
章雖言武王祭祀之事而柞械二章或者仍是申贊三
后之語蓋周家世載明德濟以忠貞故咏柞械之為民
所燎者興積功累仁之深厚也然惟守其樂易以與工
下相安故神蓋眷之即左傳美管仲之讓不忘其上為
神所勞者也若夫葛藟之施于條枚亦猶臣子之託命

于上故于篇未特表三后之求福不回以見周家始終無圖度天命之意則於表記孔子之言更有合焉敢並存此說以質高明又周語單襄公譏郤至之不讓而引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及此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其意亦頗與孔子之言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者同

旱麓六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此為訓成王之詩非也果訓成王何為獨遺武王乎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

出序此詩疑亦周公所作太史公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

慮孔穎達云天監視善惡于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周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修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湯以孤聖特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

藉父祖始當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
必實繇之也萬時葉云前繇繇章意在叙王業艱難
之繇故詳在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為餘波此章意在
叙王業盛大之繇故詳在文王伐密伐崇二事而以
大王王季為緣起凡讀書須看古人下筆意思所在
如此著眼便叙文王處亦是叙周業之興原不為文
王但詩人語氣却
倒注在文王上

皇矣上帝臨下有

潛夫論作以

赫

陌韻亦叶藥韻閏各翻

監

漢書作鑒

觀四

方求民之莫

藥韻亦叶陌韻白翻漢書作瘼

維

左傳潛夫論俱作惟下同

此

左傳作彼

二國其政

鄭箋作正不獲

陌韻亦叶藥韻黃郭翻

維彼

左傳潛夫論俱作此

四國

爰究爰度

叶藥韻達各翻亦叶陌韻直格翻按虞書宅西曰昧谷周禮注作度西曰柳穀漢書注云

古文宅上帝者潛夫論之憎豐氏本其式廊藥韻亦叶

號古獲翻陸乃眷潛夫論陸本俱作西顧此維漢書論

論俱與漢書論衡潛宅陌韻亦叶藥韻他各翻論衡作

也帝者天之主宰也從高視下曰臨與監同意赫說文

云火赤貌程子以為兼威明二義是也觀說文云諦視

也莫當依漢書通作瘼說文云病也大哉上帝其照臨

于下赫然可畏而甚明白此以帝之體言也曰監察諦

審于四方惟欲求民之所病苦者安在又以見帝心之

至仁也二國毛朱二傳皆以為夏商也其政謂所行之

政事不殺孔以為不得于民心朱以為失其道皆通孔

云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愚按

朱傳以此章為咏大王今考大王之世商道猶未衰何

至與夏之末季並稱其指文王之時明矣四國無所指

詩經世本古義

如詩言四國順之正是四國之類毛朱以為四方之國是也究說文云窮也謂窮其究竟度廣韻云度量也按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少故皆借以為揆測之義言商未失政與夏季同四方諸侯於是預憂其終又於是度其所當向往者何在蓋有舍商他適之意矣左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火不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按觀此可以得詩人立言之意耆當依潛夫論作指按耆字訓老而有指之義其字从老从指省故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釋名云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憎說文云惡也式毛鄭皆云用也按式字从工工制器以利用故有用之義廓毛鄭皆云大也說文有郭字無廓字城外為郭亦濶大之稱故釋名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承上文言四方諸侯方躋蹠於去留之間未能自決上帝乃指示之以紂不恤民瘼侈于用大以自快意為帝

心所憎惡也。眷顧同義。謂回首而視也。岐周在西方。故曰西。嚴粲云。大東刺亂而思周道。小明悔仕而思共人。皆以回顧言之。此言天迴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孔云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鄧元錫云天靡不欲安定。其邦家而用大。所憎也。小心翼翼。所眷也。鄭樵云天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西顧。范景文云。周德黜與天往來。故天眷之。又王符云。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凌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金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子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神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賧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

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按此雖主用人立法發論而其意亦相近此維與宅乃追邇昔日而言以起下節之意宅爾雅云居也釋名云擇也揀擇吉處而營之也言此岐周之地乃天昔日與大王使之遷居于此以肇基王迹天之眷周非一日矣又漢書谷永云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怒恩及行芾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忘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沈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遯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終不改寤惡洽變脩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作之屏之其菑

爾雅

注作榴陸本作留

其翳

霽韻亦叶屑韻一結翻韓詩作殪

脩

豐本作修

之乎之其濯

其桀

屑韻亦叶霽韻力制翻

啟之辟之

音闕

其桎其梏

叶遇韻讀如句俱遇翻

攘之剔

陸云或作髣又作擿

之其壓其柘

叶遇韻都故翻

帝遷明德串

陸本

作患豐本作華

夷載路

韻過

天立厥配

爾雅注作妃

受命既固

遇韻賦也作

朱云拔起也屏本屏蔽之義釋文以為除也謂除之使不見王制屏之遠方是也菑爾雅釋木云立死菑斃者

斃孔云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按荀子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

云周公之狀身如斷舊即此菑義陸佃云木臥死為翳一說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亦通修之平之者修則攻治

之謂平則芟夷之謂皆使其不至于礙行也爾雅云木族生為灌或作權程子云行生曰樹按樹本木名爾雅釋木有樹栢郭璞謂栢樹似榭檉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栢栗陸璣謂葉如榆木理堅韌而亦可為車轅又禮記內則有芝栢說者謂在地曰芝在木曰栢蓋木耳也非木之類今按灌栢並言灌非木名則栢亦非木名可知字右施列或取行列之義程解可信愚又疑當通作邇說文云邇也啟通作啓辟通作闕說文皆訓為開也林木蒼蔚人跡不通至此始開闢之左傳所謂輦路藍縷以啟山林是也檉爾雅說文皆云河柳郭璞云今河傍赤莖小楊陸璣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羅願云天之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从聖字說曰知雨而應與于天道檉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南都賦注云檉似栢而香草木志云本艸謂之赤檉木以其材赤故也大槩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其材可

卷為盤又可為栝器衍義云即今之三春柳以一年三
秀也三月開淺紅花成細穗河西諸戎人取滑枝為鞞
段成式云赤白櫨出涼州大者為炭復入灰汁可以煮
銅栝爾雅說文皆云櫨也陸璣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
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顏
師古云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
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攘說文云推也剔本解骨之義以
解析木之枝節如之亦謂之剔程子謂穿剔去其繁冗
是也廩爾雅說文皆云山桑也管子云五粟之土其廩
其桑羅云顏師古以為山桑之有點文者其葉可以食
蠶而材尤有用古者青州以絲為貢以廩絲為筐蓋食
廩之蠶其絲中琴瑟弦盛之箱筐貴之也其材可以為
車輶又可以為弓弓人取幹之道七栝為上櫨次之廩
桑次之櫨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蘇軾云山桑
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
繒栝亦桑類埤雅云栝宜山谷林兆珂云栝樹高大如

桑然枝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
禮記投壺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
弓以柘枝為也蠶書云柘桑銅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
響亮勝於凡絲遠矣本州云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為器
嚴云此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
者衆乃競刊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畝陸佃云其始作之
屏之者菑翳而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
平之也及于灌樹其啟之辟之也及于櫟楮至其尤衆
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櫟柘櫟柘材之美者不
得已而去之羅願亦云始而屏除之也於已死之菑翳
而及于櫟柘之良木以明草木逾茂則始之所愛者不能
並育以漸去焉故其卒至於柞櫟斯拔松柏斯兑也一
說嚴云作屏修平啟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
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亦通遷爾雅
云徙也明德朱子云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愚按此明

德但以光輝發越言不就心體上說德即仁民之德串
當依陸元朗本作患諸家經本傳寫訛耳按說文有患
字無串字患憂也从心上貫四口亦聲四音謹患之从
串與忠之从中同意中从一貫口蓋取口如其心之義
串从一貫四以二中定意以从四得聲二中猶言二心
也心憂疑而不一是之謂患四字本兩口並列今變作
兩口相連以諧四故有患音乃知串非字也董仲舒亦
云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患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
之所繇生也據此患之字形字義皆恍然可識世俗傳
訛皆以串為貫串之義謬矣夷比夷也載路與生民篇
厥聲載路解同朱子訓載為滿蓋取滿載之義立者建
置之謂配通作妃即下章所謂對爾雅以對訓妃是也
厥配指文王也文王有王者之德可與天配故云然固
說文云四塞也堅固而不可拔之意言帝雖遷明德之
大王使居岐周之地而猶患昆夷滿布道路時為周患
及再傳至文王天乃建之為己之配而於是乎我周所

受于天之眷命從茲既已堅固也按天即帝也自形體言之為天自主宰言之為帝書益稷篇先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康誥篇先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與此詩先言帝後言天皆錯綜成文非有異義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

叶隊韻蒲妹翻

松柏斯兑

叶隊韻徒對翻

帝

作邦作對

隊韻

自大

音泰

伯王季

叶隊韻

音考云魚對翻

維此王季

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叶陽韻虛王翻

則篤其慶

叶陽韻虛羊翻

載錫

之光

陽韻

受祿無喪

陽韻

奄有四方

陽韻四句承上

賦也帝省以下文屬文王言

省說文云視也其山謂岐山也拔兌解見緜篇柞械可以資薪燎則拔而起之松柏雖稍有刪剪然但求其可以通道而已故以斯兌言岐山之地本皆深林險阻無人之境先此大王雖曾用作屏修平啟辟攘剔之力必

三文王之世而生也蓋或往來大道故上帝省視共山而見其景象有如此也作鄭云為也為邦謂與周國也愚按周至此而始成其為邦故曰作邦即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作對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也對本訓應答以有問方有答故有相倡之義自從也追述之辭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孫大伯孫于王季而文王起故曰自大伯王季史記云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日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大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朱子云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大伯知之而不為狗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劉汝積云仲雍不去則季歷不王此詩獨言大

伯而不及仲雍何歟大伯護固有之天下仲雍護本無之天下而難易分焉輕重判焉故但以嫡長言之孔子至德之稱其有味乎此詩耶鄒忠肅云按古樂錄稱大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大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托爲王採藥後聞大王卒還奔喪哭于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于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王既殂長實與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既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按此歌蓋後人擬托然亦善爲王季傳心矣所云奔喪既畢不肯止適于吳當是實錄蓋至德如大伯必無父沒不奔喪之理伯既堅意于讓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適吳在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大伯葬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若荆即爲吳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

漢云殷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大伯忍及于荆蠻起
城屬三百里在西非隅名曰故吳卒葬于梅里平遠則
又若吳即為荆者夫荆之為吳遠矣固若是乎無辨乎
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蠻古者多有從我之事蠻之處
于荆者或嘗徙于吳大伯至其所徙之地焉爾此皆知
其一來知其二也孔子稱大伯三讓必有所指夫適荆
適吳亦云再而已矣按韓詩外傳云大王賢昌而欲李
為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
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
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
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
季遂立而養文王夫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大伯獨見
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大伯王季可謂
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豐坊又云史記周本紀謂古公
長子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則大伯乃庶長
而季歷為嫡出也大伯庶出則國非其有季歷固當立

何以夫子謂之讓殊不知夏商尚質之世其傳惟在立長而未有嫡庶之辨至周始定立嫡之法蓋自大伯不以長自居而以嫡推李歷遂為萬世之準則夫子據商禮而稱之也觀湯崩大丁先卒而立仲壬仲壬崩而立外丙微子薨而立微仲可見商禮如此若周制則湯崩之後即立大甲微子之薨即立膺矣陸燧云大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逃一嗣有莫之為而為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命耳因心朱子云非勉強也周禮注云善於兄弟曰友李氏云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其兄朱子云謂大伯也因心則友以平日言則友其兄以受讓言陸化熙云兄讓亦讓此特友之形迹而已須知王季信得大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萬云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假訛無避忌其於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不過如是箇中父子兄弟相知相成深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

形迹自疑避而末居反不是因心反是不友胡安國云
昔泰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
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篤通作竺
說文云厚也慶福也此下四句不但言文王直主武王
得天下言詩雖為文王咏而實作于武王之世觀篇中
無頌武王之事可見矣載之言則也錫通作賜說文云
予也光字从火在人工說文云明也季本云王季友愛
切至因於本心能體其兄大伯之意遂受而不辭故周
家之慶益篤雖其功業非大伯所為而亦錫之以光如
書所謂於湯有光也舊說以為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則
與孔子民無得而稱者有戾矣盖大伯之讓止是家庭
常事有何異焉而王季受之亦不以為將得天下也但
原周所以得天下之緣則自王季受大伯之讓始故推
及大伯言之自史遷以來言此事者多失本意受祿謂
王季受大伯之讓而為諸侯也喪說文云亡也言能守
先業不亡失也大伯既讓國而逃使王季不受則周家

之祿喪矣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从大从申申展也
孔云繇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
天下之四方也朱善云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
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焉
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繇基也文王創
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繇成也大伯當立
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
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
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嘆咏
於王季也又真德秀云王季之友大伯也蓋其因心之
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于天性豈
有所為而為之乎使大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
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
道耳豈有心于求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之
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
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疆遜已而友之

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

維左傳作唯此王季

左傳韓詩王肅本俱作大王孔云此二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

追帝度音其心侵韻貉左傳史記豐本作貉其德音侵韻其德

克明叶先韻克明克類克長上聲克君叶先韻王此大邦

左傳彌延翻克順克比紙韻樂記史記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叶

韻虎紙韻既受帝祉紙韻施于孫子紙韻賦也徐鑣云此度

劇說文云判也剖析之義帝度其心與帝省其山同一文法承上章言王季雖受大伯之讓而實無利于得國

之心是心也惟上帝能剖析之耳或謂心即因心則友之心亦通猶據左傳禮記皆作莫當通作嘆說文云嘖嘆也乃無聲之義今文作寂寞嚴云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于干譽者愚按王季重在宗社見國之不得不受則默然而受之不計較于形迹以博交讓之美名正是猶其德音處其德指因心則友之德克能也明亦光輝發越之謂曰其德克明則不惟帝能度之即人亦能亮之矣類似也說文云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从犬克明克類言其德之明著與大王相似也類指明言不指德言詩意咏大王王季之德各有所指非混而一之也此結上王季受讓之案克長克君又自其得國後而重嘆美之克長言能為諸侯之長克君言能為一國之君孔叢子言周自王季始命為西伯是克長也早麓篇以豈弟咏王季是克君也大邦指周也王此大邦是據理之辭言王季之克長克君如此雖進而與王業于此大邦之地無所難者舊說謂自追

王後言之故以王稱王季非也鄒云緯書紀季歷十年
飛龍盈於殷之牧野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乃詩
不屑道第言其克長克君足王大邦而已工凝既固之
命下衍篤慶之傳豈偶哉順者順以事上所謂地道也
臣道也比猶並也比肩事主之比言相聯比也其德謂
克順克比之德靡悔指文王言悔通作卦字从卜易以
變卦為卦故卦有變義今文皆作悔言王季之德足以
化侯為王然終恪守臣節既能盡其柔順之道又能聯
比四方之諸侯以効力于上及其繼世傳至文王此四
方之諸侯仍與文王相比以服事殷而文王亦于王季
克順克比之德踵而行之不少變焉蓋我周之世篤忠
貞如此祉說文云福也徐鍇云祉之言止也福所止不
移也施旗逶迤之貌故以為延引附着之義孫指武王
以主王季言之孫之後又有子則武王之後人也文王
之德自王季開之故帝祉之來亦自王季受之積厚流
光時至事起延及武王遂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皆王季之祖所始也。猶歟。盛哉。又左昭二十八年。魏子謂成。磚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按成鱗以文王方魏斯
既大不倫且誤以詩言王季為文王又妄以文王之文
為九德之一其餘亦皆牽強鋪排不成文理從來左傳
中解詩未有拙滯若斯者是固不足信若樂記以詩中
有德音二字便取以証
樂淺率殊甚俱無取焉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叶霰韻
于春翻

漢書注
作換

無然歆羨

霰韻

誕先登于岸

叶霰韻
魚戰翻

密人不恭

冬韻

亦叶東韻讀
如弓居雄翻

敢距大邦

叶東韻
悲工翻

侵阮徂共

叶冬韻
翻亦叶東韻

戶工翻

王赫斯怒

叶慶韻
暖五翻

爰整其旅

叶慶韻
縷隴主翻

以按

子孟

作徂

見上孟
子作莒

以篤于

孟子朱傳
本俱無于字

周祐

慶韻

以對于

豐本

作天下

叶慶韻
後五翻

賦也五章
六章述文王伐密
之事朱子云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

下所言也又云天宣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無通作毋禁止辭然通作然說文云語聲也猶云如此也無然言毋容諸侯之或如此也畔通作叛徐錯云離叛也援說文云引也此言與國也隣邦與國可以牽引相助謂之援散說文云神食氣也鬼神不能食物但食其氣而已人之感物而動亦如之故程子以為欲之動也美本貪欲之義但既言歆又言羨于義似復以上文畔援例之當通作衍衍者水有餘而溢也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孟子以羨補不足皆同此解畔援謂自離叛其與國歆羨謂規得他人之土地以自餘若下文密人之侵阮即其事也詞放曰誕此則謂大言之也先猶亟也登爾雅云陞也岸崖之高者歐陽修云天謂文王無信縱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居可勝以臨之無信而縱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為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也按先儒皆謂無然畔援三句為贊

美文王之德今玩無然兩字明是我詞豈文王先有畔
援歆羨之事乎又以先登于岸為先登道岸更不知其
所本當亦如佛家之云彼岸耶斷不可從密王肅云密
須氏姑姓之國也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
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按鶉觚
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
相接蓋亦戎翟間之國隋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意
以靈臺名縣距逆貌以鷄距之狀取之大邦與上章大
邦同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人不恭之實
即下文侵阮是也侵說文云漸進也左傳云凡師有鍾
鼓曰伐無曰侵胡安國云潛師掠境曰侵又穀梁傳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季云阮在密之南界亦近邠之國
但說文云往也張氏云共阮國之地名阮共皆在今涇
州今有共池即共也王文王也赫兼威明二義此專以
威言斯語辭怒韻會云努也若強弩之發人怒則面目
張起也整說文云齊也旅衆也師之通稱按說文云下

也廣韻云抑止也。徂即上文徂共之。徂季云殷政不綱。故諸侯放恣而密人敢侵小國。然文王已為西伯則其。所專征之地也。於是整我之旅以遏密人之旅也。徂旅孟子。旅之。旅文王之旅也。徂旅之。旅密人之旅也。徂旅孟子。作徂莒。莒謂春秋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韓非。亦云文王克莒。莒今按古莒國即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其。地去密須殊遠。孟子文以旅莒音近致誤耳。疏與韓說。皆不足信。薦解見第三章。祐說文云福也。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舊矣。今文王能遏密以安民則帝遷。之命至是而益鞏帝祉之受至是而益固。故曰以篤于。周祐對鄭云答也。孔云以天下心皆向己舉兵所以答。之嚴云天下之望在周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今考史記伐密伐崇事俱在伐昆夷之後。竹書所載。又俱在伐昆夷之先。未詳孰是。皇甫謐云文王問大公。吾欲用兵孰可。大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

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大公曰臣聞先
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
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今按侵
阮祖共乃密人事謚傳誤也齊宣謂孟子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又左文二年箕之
役先軫黜狼獾狼獾怒其友曰盍死之睥曰吾未獲死
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獾於是乎君子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按如此引詩亦殊不
倫

依其在京

叶陽韻
居良翻

侵自阮疆

豐本作

陟我高岡

陽韻

無

天我陵我陵我阿

歌韻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叶歌韻

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

韻

在渭之將

叶陽韻
資良翻

萬邦之方

韻

下民

之王

陽韻
阮已被侵

賦也

工章言密

人侵阮

之後繼

以徂共

則

此章前七句皆咏救共時事

依說文云倚也

猶憑附也

京周京也共告急而文王與周師救之共地之民皆憑

時在京之衆

以爲安也

自從疆界

陟登也

凡稱我者皆

指共地而言以文王師至其地故內之而稱我也

嚴云

文王與問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己之地可謂公天下以

爲心矣阮不幸而與密爲隣幸而遇文王爲伯也

爾雅

云山脊曰岡文王師既至共而密人之從阮界來侵者

不敢與文王爭鋒羣然陟于高岡之上蓋據險以自固

也舊說以侵自阮疆

爲文王從阮侵密則王者之師聲

罪致討不應若寇盜然於理踈矣

矢指也

高平地曰陸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

皆見說文易云山下有

泉孔安國云停水曰池此四句乃文王爲持久之計以

泉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此四句乃文王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爲持久之計以

困密人蓋密人既先據高岡此難與爭地利惟令其求
下不得則彼將坐困故選為語以告之曰吾大軍四集
汝已自投死地雖急而欲逸無望指我之陵與我之阿
也雖渴而欲水無望飲我之泉與我之池也中間我陵
我泉各疊二字亦自有意陵或山腰不可得矢況阿尤
夷於陵乎泉出山下不可得飲況池尤卑於泉乎按孫
子軍爭篇云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地形篇云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
去之勿從也故趙奢救閼與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奢
從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工大敗而還然則密人先陟
高岡已為得地難以連勝此文王之所以不與爭利也
行軍篇云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又六韜太公云凡三
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故武都羗在氐道山上馬援
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羗遂窮困亡走出塞馬謖
依阻南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而擊之又如劉先
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陸遜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

數萬然則密人雖據高岡實為絕地圍則受困此文王之所以一于持久也考竹書紀商紂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計伐密距密降之時尚隔一年其為持久以困之明甚呂氏春秋言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當繇勢威力窮故爾罪魁既得長圍遂解則又文王之仁也度猶過也借渡水之渡為義爾雅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按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紂五十二年周始伐殷師次于鮮原孔晁以鮮原為近岐周之地據此則鮮原乃岐周往來所必經者度其鮮原文王因密人既服班師而歸道經于此居岐之陽乃是歸于岐周魯頌實維大王居岐之陽與此語同可証將毛云側也按將有左右扶持之義故因訓為側方說文云併舡也禮大夫方舟徐鍇云方舟今之舫竝兩舡也因上有在渭之文故云然言文王歸居岐周其地在渭水之側但見萬邦諸侯遣其大夫乘方舟渡渭而來

聘問者相屬不絕文王雖未為王而天下之民皆以王
尊之其得人心如此此伐密以對于天下之效也自鄭
玄以度鮮原居岐陽為遷都之事孔穎達遂引周書稱
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及皇甫謐言文王徙都於程以
實其說先儒皆從之季本謂考史記無遷程之事又觀
文王有聲之詩歷叙文武豐鎬之遷而不及於程則遷
程之事本不經見今按竹書周自季歷之世已作程邑
文王釋羑里之囚諸侯皆逆之歸程及降密之年又書
遂遷於程其後周大饑復自程遷于豐與逸周書大匡
解稱王宅程三年遭天大荒之語殊合國名記亦云程
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卑陌接所謂卑程孟子言文王
卒於卑郢是也文王伐密而遷程其事或有之不可知
但此詩所咏止言其班師歸岐
耳了無及遷都之事讀者詳之
帝謂文王子懷墨子懷下

有而

明德

職

韻不

墨子作母

下句同

大聲

以色

職

韻不長

上聲

夏以革

聲

夏以革

聲

夏以革

聲

夏以革

聲

夏以革

叶職韻不淮南子新識不淮南子新知順帝之則職帝

謂文王陽韻詢爾仇方陽韻同爾兄弟後漢書作弟兄以爾

鉤援與爾臨韓詩作隆衝冬韻後漢書作以伐宗墉冬韻後

庸賦也七章八章述文王伐崇之事蘇轍云凡言帝

謂文王以意推天也朱子云予說為上帝之自稱也懷

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按篇中三言明德皆主發

用言與堯典康誥言明德皆同下文不大聲四句正文

王明德之實大聲與以色對者以說文云用也不大聲

謂不夸耀其音聞如條教號令之類不以色謂不粉飾

于跡象如弛張因革之類長即第四章克長之長夏說

文云中國之人也鄭云諸夏也以革之以與上句以色

之以不同爾雅疏謂以者因前起後之語是也革毛云

更也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更之義也不長夏以革者

言不必臨長諸夏而諸夏已無不變革見聖德之神于
化也文王位為西伯其所長者僅西方之諸侯此以夏
言是桀指中國惟天子乃可稱長夏耳程子云天謂文
王子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
無不通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宜暴著其形迹也哉故孔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愚按孔子言化字正解革
字不大聲以色所謂闇然也不長夏以革所謂日章也
識知二字從來俱無明解說文解識為常解知為詞茫
然莫曉以愚意分別之識者得之於外當是聞人所常
言而後識之故其字左从言右施哉趙頤光謂哉即幟
字點傳軍令故从音蓋會意也知者得之於內既我有
真知乃出而與人道之故其字右从口左施矢其从口
也說文所以訓之為詞其施矢也徐錯解以為知理之
速如矢之疾是也知此識為深故樂記曰知禮樂之情
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而陳賜解之曰識之外矣
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順猶循也說文云理也

以頁从川會意按頁者首也首者人之百脉所會血氣
順行如川水順下故从川此所謂會意也則者裁制之
謂說文云等畫物也从刀从貝古之物貨也徐錯云則
者節也取用有節刀所以裁制之也蘇云文王之德不
以識識不以知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為徒巖云天理之
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
文王無一毫人偽之私油然而大順安行乎天理所謂順
者緣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程子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不作聰明順天理也墨子云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為法
也又云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文王中子云溫
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
子曰是究是圖賈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
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又左傳九年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
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艱哉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君有君

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
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又荀子云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
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
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
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亦斷章
取義非詩正旨愚按惟不識不知順帝則惟順
帝則而一舉一動無不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所以不大
聲色而人自化之夫至于人化則德之光顯孰加焉故
曰明德言此以起下文伐崇含有二義一則承不大聲
二句見崇之可伐程子所謂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
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然而王業成
一則承不識不知二句見惟文王乃可以伐崇呂氏所
謂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
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馮時可云心不物役常在

事外則雖大王伐崇伐密鉤援臨衝執訊攸馘擾攘僉
俾而依依安安未嘗不恬退也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文王但知密人不恭於天則不可不伐順天則行
之而已何嘗有利土地耀甲兵之意詩人蓋深知文王
者矣歐陽云詩人上述侵密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
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猶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
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詢說文云謀也鄭云諸侯為
暴亂大惡者汝當謀征討之仇說文云讐也方即上章
所云萬邦之方仇方指崇侯虎也萬邦皆方舟以歸心
于文王崇侯惡之獨與萬邦為讐故曰仇方猶書言葛
伯仇餉也按史記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此即所謂仇方者也囚羑里據諸書在伐密之前然竹
書紀商紂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至二十三年始
囚西伯於羑里則先此固有渡渭朝周之事矣又舊說
謂方者居一方之辭仇方指仇讐之國言亦通虎導紂

為無道其譖周也蓋欲剪其所忌以悉其殃民之毒故
文王奉天伐之非為報私怨也同說文云合會也兄弟
朱子云與國也彭執中云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
稱王一驗鈎毛云鈎梯也孔云鈎援一物正謂梯也以
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即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
以攻宋蓋此之謂臨毛云臨車也衝毛云衝車也孔云
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
同并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
俱是車也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
則可以突前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
類也孫武子曰攻城之法修其轅輜蓋衝車之類也荀
子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藉皆言衝車之大
也又衝說文作輜云臨陳車也李云臨衝皆臨時所制
非田賦所出之革車也然古者寓兵於農所賦惟以兵
數而車皆官所自造故能合轅臨衝之直則亦取於賦
兵常數之中非使民另為此車以供軍用也崇國名在

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夏時危國殷為崇國路史以為夏
后氏後蓋據繇封崇伯而云也壙說文云城垣也徐云
築土壘甃曰壙通呼曰城李云備鉤援臨
衝以為攻城之具亦可見崇之負固矣
臨衝閑閑

叶先韻
何甄翻崇壙言言執訊釋文云字又連連先韻攸馘陸本

安安叶先韻是類釋文云或依說是禡是致是附宥韻

虞韻宗
五翻四方以無侮虞韻叶宥臨衝第第勿韻崇壙仡仡

勿韻說文
作圻圻是伐是肆豐本作是是絕豐本是忽叶勿韻

四方以無拂勿韻賦也閑通作閑安暇之意兼臨與

崇其始未忍攻城故臨衝之車閑閑而不用言謂以言
語相通時必有遣使先入崇壙諭降之事我以言往彼

以言來曰言言執捕罪人也訊問也俱見說文意崇侯
負固倔強所遣先後傳言之人必變詐不一故捕執而
訊問之又左文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注云執訊
通訊問之官程大昌云兵交使在其間故詩亦曰執訊
也按執訊即如左傳解亦可但玩上下文語意從前義
為長連說文云員連也从彡从車會意蓋狀其接屬而
來如轉轂然攸爾雅云所也職職說文原有二字而義
同謂軍戰斷耳之名孔引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
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
功也今按陸元朗引字林云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
首傍此解較確安安指崇侯虎言執訊之後有所斬馘
要以宣示威靈動其警悟而崇侯恬然安靜絕不介意
其為肆無忌憚不可教誨明矣按左僖十九年宋人圍
曹司馬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

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襄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亦云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
及後漢書伏誨疏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
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此章首四句即三句
不降之事自是類而下皆再駕復伐時事也爾雅云是
類是禡師祭也類者類於上帝尚書周禮說皆謂其禮
依郊祀而為之故曰類字本作禡又周禮小宗伯職云
凡大戕類社稷宗廟或者遂謂類乃類聚羣神之當祭
者不必祭天今按棧樸之詩董仲舒以為咏伐崇事明
有薪禡之語非類上帝而何但此乃復伐之祭其始伐
之祭何以不言愚意當與棧樸之詩互相備彼紀其先
此紀其後又或者始伐第命將以行至復伐乃文王親
征故有類祭與棧樸之薪禡同為一事皆不可知禡者
禡於所征之地埤蒼云馬上祭也楊慎云馬上祭曰禡
其字从馬猶車下祭曰輶其字从車也按鄭氏於王制
注謂禡祭禮亡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祭造軍法者其

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蚩尤之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逆臣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正然上古之事荒忽莫能明也又詳見吉日篇程子云古者出征類禍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王安石云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嚴云致以招其來附以納其降愚按是致是附當作一直說兵威既臨而於是乎廣布仁恩以招致是歸附之衆俾敵之黨益孤而我亦不至多有殺戮此伐國之道也四方者廣指之非以在行間之與國言鄭云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孔云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繇無侮故也第即易既濟卦婦喪其茀之茀爾雅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名茀取蔽之義草木翳薈為茀臨衝皆攻城之車其前面向城自不容有蔽但見二車後之茀茀而已亦以防矢石之自後至也仡本勇壯之義秦誓仡仡勇夫是也似於言城墉無當宜依說文作圻云墻高貌伐說文云擊也字从人持戈又伐

與侵異義見第五章肆本訓極故為放恣之義絕說文云斷刀然也此謂斷其宗祀忽本訓忘亦為輕忽之義肆忽皆指崇侯失德言拂通作弗說文云違也文王所伐者乃是恣肆無道之崇侯所絕者乃是輕忽無禮之崇侯四方聞之皆謂誅當其罪無有違拂也說苑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唯為民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今按令母殺人母壞室等事則此詩所謂是致是附者也曰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即此詩所謂是肆者也曰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即此詩所謂是忽者也詩與說苑之相合如此竹書以為商紂三十四年事又史記載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闔天之徒求美女

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譜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方孝孺云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入必比凶黨惡不供職于天子而役害其與國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譜已也不然西伯嘗伐犬戎密及耆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譜西伯者耶鄒云按竹書商紀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正當季歷之初服又嘗伐義渠伐西落鬼戎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而詩不一及之獨侈言文王之過徂旅伐仇方豈所重在此不在彼耶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陸德明云一本無矣字朱子以為此詩叙大王大伯王

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云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夫一章言文王起之二章言文王終之三章又言文王起

之四章又言文王終之意皆為文王發也今乃截然分作四柱可謂得詩意否歟申培說劉朱子其陋斯甚子貢傳又以此為訓成王之詩按三章之末言奄有四方四章之末言施于孫子皆指武王言疑此詩定作于武王之世果若作在成王時亦必兼揚厲武王功德矣

天作祀岐山之樂歌

出季本詩說解頤按易升卦六四之爻曰王用享于岐山吉

則岐山之祭周固有之矣此詩所頌止及太王文王而未系子孫保之一語先言子而後言孫定是武王時所作豈亦在柴望大告武成之日與鄒忠膚云天子為百神主岐山王氣故鍾宜容無祭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以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

天作高山大

音泰

王荒

陽韻

之彼作矣文王康

陽韻

之彼徂

沈括

竿談作岨朱傳從之王應麟云筆談引朱浮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朱子云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矣句朱傳連下岐字讀為句黃震云据豐氏本亦作岨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岐韓詩外有夷之行叶陽韻驚俗也後漢書矣作者岐傳作岐

子孫

說苑孫下有其字

保之

文章末不用韻亦變體賦也作說文云起也高山以下文証之謂岐

賦也作說文云起也高山以下文証之謂岐

山也高山起于平地之上若天所締構然故曰天作張叔翹云周家王業實始于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大王古公亶父也荒爾雅云奄也按荒者草淹地也故有奄義奄之為言覆也大王荒之者言此岐山之地大王一旦奄而有之也又晉語鄭叔詹謂鄭文公曰臣聞之親有天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

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訓荒為大，然于文氣欠順。彼承上文謂大王也，作亦訓起，但語意與天作之作不同。言大王始起而居此地也。文王嗣興，患鮮懷保，從而安雅云安也。大王遷都岐下，文王嗣興，患鮮懷保，從而安康之，使其民有固志。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闕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其事也。荀子云：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又云：治亂天耶？曰：日月

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
也時耶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
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
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
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此之謂也彼承上文謂文王也但說文云往也夷說文
云平也行朱子云路也保者抱持不失之義孝經注以
為安鎮是也文王雖往矣而此岐山之地為萬邦之所
歸往至今有平夷之道路焉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
也鄧元錫云曰荒括諸疆理宣畝揀度築削作廟立門
之事曰岐有夷行括拔兇夷塚之事蓋綿皇矣數十百
言括之數言中而足也陳際泰云祖宗之建國也據形
勢之便有天意焉有地利焉周大王於岐山用是道矣
文王奄有天下三分之二幾于改物然先定根本而後
能有所立以徐俟乎天下之自集至子孫始用汧渭之
地捐以予秦及詩人有作而已知秦之履奄及終南駸

駸乎春八州而朝同列嗟嗟使子孫誠能保之即何以有泰哉黃佐云春秋公入訪鄭伯假許聖人譏其有無親之心謂其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也岐周之地荒之者大王康之者文王創立之難有如此者後世子孫懦弱舉而棄之如敝屣然無親之心孰甚耶又薛君云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劉向說苑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韓詩外傳云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甌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盡頤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繇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

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以
上數條皆同毛鄭之說然恐非詩意

天作一章七句

序云祀先王先公也蔡邕獨斷亦
然夫祀先王先公而止及大王文

王彼大王之前有后稷文王之前有王季何不
齒及歟禮經中曾有此祀典否歟朱子止以為祭
大王之詩亦疑其不應獨遺王季故耳然篇中何
以兼頌文王鄒駁之云夫序增入詩中所無之先
公而朱子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均之莽矣申
培說則曰周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夫以二
王配岐山于禮無所載
皆臆說也子貢傳闕文

既醉神嘏也武王祀宗廟禮成受釐宗祝傳公尸

之辭以致告

嘏者祝為尸致告于主之辭郊特牲云
嘏長也大也禮運云嘏以慈告按竹書

載武王滅商之次年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此詩之作或是在是時于何知之以令終有假之語知之假者始也武王即位之始也然則文王武王亦皆有始矣何以知其非文王成王之詩也愚又以君子有孝子之語知之文王受命惟中身而考其生武王亦適在五十歲成王年十三踐天子位而康王猶未生是二王初嗣服時皆未有膺子可從祭也唯武王滅商之年成王已九歲自是之後諸弟以次受封計成王之早正膺嗣之位則餽獻受爵固能之矣謂非武王之詩而何鄧元錫云既醉神答君鄉之斯饗之饗之斯答之矣嘉與顯相嗣子竭誠盡慎以事其先王故神錫祚膺永永焉微積誠也能致然乎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職韻亦叶屋韻都木翻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屋韻亦叶職韻筆力翻

其事醉飽謂尸醉飽也此以饋食之時言楊氏云按儀賦也毛傳云既者盡其禮終

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士之祭
不裸不薦血牲惟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之前堂上
設南面位行裸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西位行
饋食禮愚按此時尸始飲食及告飽主人酌尸尸遂啜
主人此詩通篇皆尸啜王之語故但據饋食時為言所
飽者黍稷也而曰飽以德者即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之意德謂仁孝之德鄭玄云在意曰滿謂之飽德並
子見世人之欲貴因引此詩而釋之曰言飽乎仁義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俱屬無味矣今尸之告飽亦飽于王仁孝
人之德耳如徒恃黍稷以薦馨亦何足飽之有又坊記子
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
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
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
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
而忘義引此亦借以明行禮重誠敬不重儀物之意與

詩旨正足相發君子謂主祭者指王也後倣此萬年祝
其壽考介助也爾朱子云亦指王也景福謂昭明可見
之福此尚虛言之後章乃歷道其實左襄二十七年楚
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
有後于楚國也宜
既醉以酒爾穀豐氏本作齊既將叶陽

哉承君命不忘歟

既醉以酒爾穀

豐氏本作齊

既將

叶陽

良
翻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陽韻謨郎翻 齊朱子云祖實也愚按此即儀

禮所稱脊幹脰肩及折俎庶羞獸魚之類皆侑食時所
用者天子祭祀之俎實未聞據此對酒言穀則前章稱
飽屬黍稷可知矣昭說文云日明也昭明同義然此既
以昭明對言則昭當為小明明當為大明中庸斯昭昭
之多是也介爾昭明者為助發其智慮小事大事皆無
不明也孔穎達云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
永作明君也曹居貞云老將智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
既錫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或以昭

明為明德亦通但上章言既飽以德則德已無不明不應至此始言助之明德耳

昭明有融

東韻高朗令終

東韻

令終有俶

屋韻

公尸嘉告

叶屋韻

居六翻賦也融說文

云炊氣上出也服虔云高也左傳云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昭明有融兼位言之言其明高出足以照臨四方所謂居上克明也下文言高即有融也言朗即昭明也徐鍇以月之明為朗高朗者明之盛也令終朱子云善終也萬年皆此高朗則能善其終矣俶爾雅云始也又云作也邢昺云動作之始也朱子云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已有其始矣愚按時武王新即位故以有俶言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陳祥道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鶩冕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鶩冕而王服衮以臨

之則非所以致敬故不敢也愚按如前說則此公尸當是於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旅酬六尸先儒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朱子援引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謂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殊屬臆說又何休謂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毛傳同其說謂天子之卿蓋諸侯也未詳何據鄭玄則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孔穎達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也此言公者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又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謂天地山川得用公皆牽強附會絕非事實嘉告鄭云以善言告之謂撤辭也通篇皆宗祝傳公尸之意所謂工祝致告者

其告

音維

何遽亶靜嘉

叶歌韻
居何翻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叶歌韻

牛荷
賦也自

此章已後首尾相啣亦舛體維何問辭也推其故也籩說文云竹豆也面徑尺柄尺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崇尺厚半寸其實皆容四升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粳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籩之實菱芡臠脯羞籩之實粳餌粉飧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醢著菹鹿醢弗菹麋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醢醢脾析醢醢蚤蚘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滌濯之治曰靜新美之薦曰嘉朋友朱子云指賓客助祭者劉公瑾云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使之助祭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祀也攸爾雅云所也攝說文云引持也猶言簡束也威儀謂進退趨踰之節以主祭者言左傳北宮子云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孔云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繇祭饌

則索清而美助祭者又相歛攝以威儀當神之意也黃氏云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于威儀之間愚按唯助祭者皆敬則主祭者之威儀自莫不敬矣即謂本于朋友之攝之可也緇衣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家語荀子皆云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此雖斷章取義然可以得攝威儀之說知非指朋友之自攝言也

威儀孔時

叶紙韻上紙翻亦叶真韻時史

翻

君子有孝子

紙韻亦叶真韻資四翻

孝子不匱

真韻永錫爾類真韻

賦也威儀孔時承上文指王言也孔鄭云甚也陸化熙云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孝子謂主祭者之嗣子文王世子篇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陳皓云登自堂下而

升堂上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解奠于銅
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
宗人使嗣子飲銅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
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
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
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
乃餼餼食尸之餘也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
而餼也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餼最後今逆言之
上嗣適子之長子為最上也呂大鈞云孝子飲奠所以
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自孝子不匱至未皆預
祝其後日之詞匱說文云匣也毛訓為竭者當是匣中
空之義言不獨今日之君子能率其嗣子有誠敬以事
宗廟之孝又祝其異日嗣子更有不匱之孝也祭義曾
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
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觀此則博施備物乃不匱之明訓一說只就祭

祀時言當旅酬告利成之後而其誠不少衰竭于祀祭迎尸之始故曰不匱亦通又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此亦言孝誠不衰竭之意永錫爾類鄭云長以與爾之旅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嚴云聖人之於民類也同此類則同此心孝者人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放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洪範錫福之意亦如此左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亦嘗君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而類其是之謂乎成二年晉侯與齊侯戰于鞏齊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公之母也吾子布大信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乎家語荀子皆云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合觀此可以得錫類之義一說彭執中云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繼之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楊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爾生孝子即此意也亦通

其類維何

室家之壺

叶震韻
困閭翻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震韻

賦也其類維何者猶云

所言錫爾類者云何乎下句乃指其實壺本作鬻今文作壺與壺尊之壺以一下多一畫為異爾雅云宮中巷說文云宮中道字象宮垣道上之形室家之壺言其事只在家庭間謂感上不匱之孝皆能興起乎孝道也祚說文云福也後二章是也胤毛云嗣也即上章所云孝子也君子固已享萬年之壽考矣而其胤子有不匱之孝天又將長與之以福也周語晉叔向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儉而敬叔向曰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單若不興

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解亦近似一說永錫爾類以已之子孫繼孝言則室家之壺只就己之室家言亦通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屋韻亦叶沃韻力玉

翻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沃韻亦叶屋韻步木翻賦也其胤維何猶云所言錫祚胤者

云何乎下文言天被爾祿言景命有僕皆所謂祚也者寢衣之名故有蒙覆在躬之義爾仍指王言祿即天祿言天錫祚于爾之胤子還被覆以爾所膺之天祿也景說文云光也景命謂明命也僕猶屬也毛云附也孔云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君子萬年其享此天祿亦已久矣乃萬年之後帝眷之明命依然附屬于我周而未已周書所謂惟王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也天被爾祿主胤子之身言景命有僕主胤子之後人言

下章言從以
孫子是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

紙韻

釐爾女士

見上列女

傳作從以孫子

紙韻

賦也

釐即受釐之釐

說文云家

福也應劭云祭餘肉也

顏師古云字本

作禧假借用耳

女士鄭云女而有士行者按禮祭必夫

婦親之君政齊于外夫人散齊于內君純冕立于阼夫

人副禕立于東房及迎犧君執紉夫人薦洗君執鸞刀

羞膋夫人薦豆君西酌犧尊夫人東酌罍尊卿大夫相

君命婦相夫人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周

禮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外宗佐王后薦

玉豆胙豆籩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內宰贊瑤爵此女士

指王后也前皆以餼予王此特以釐予王后王后無飲

福受胙之禮而蝦解及之所以為周備也今安邑姜為

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從鄭云隨也前三章既

皆言孝子矣故此釐王后不言子而但祝其子之生孫

以世子誦時尚幼孫猶未生故預祝之孫之後又有子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

世本古義

卷三

則無窮之辭也子復有子孫復有孫
景命有僕長遠不替遐于是乎大備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云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
有士君子之行焉與詩義全不

相涉其失明矣申培說以為王族與燕會行葦之
詩蓋亦襲朱傳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說然詩中既
明言公尸嘉告矣謂之父兄謝燕之辭可乎又蘇
子瞻有既醉備五福論其說出子鄭箋以景福為
五福也唐孔氏為分屬之云君子萬年壽也天被
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
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附會割裂不成文
理豈此詩乃洪範註疏乎若鄒忠肅謂周禮鍾師
奏九夏杜子春釋云客醉而出奏陔夏疑即此要
亦為舊說所誤子貢傳以為訓成王之詩辨已在

小引
下

雖論語禮記周武王祭文王之廟喜諸侯來助祭及

徹歌此在九夏中疑即昭夏亦名為繁朱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

詩蓋徹祭所歌胡一桂云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

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小師職云下管擊應鼓徹

歌鄭玄謂徹者歌雍陳賜云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

必歌雍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黃佐

云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子

他廟耳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賈公彥云有辟公助祭并天子

之容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罷大夫及諸侯皆不得

禮稱牲出入奏昭夏今按相維辟公既與享元侯意合於薦廣壯又與牲出入事合則其為昭夏之章審矣詳見時邁篇小引下

有來雖雖

冬韻漢書作雍雍

至止肅肅

屋韻相後同

維辟公

叶冬韻諸

容

天子穆穆

屋韻通篇俱隔句用韻之辭指下文辟公言來者孔穎達云從彼

本國而來也雖和也解見有替篇至者至于周廟也止語辭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以非一人故重言雖肅肅

肅輔廣云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相者省視之義故爾雅云藻也毛傳云助也孔云助祭事也維字重看閔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復大夫助祭意辟公諸侯也解見烈文篇天子以位言武王自謂也穆通作夢說文云細文也重言之者見其文章之非一也言助祭者維有

肅肅之諸侯奔走將事是以主祭之天子進退周旋皆中禮節穆穆然有文之可觀如所云威儀孔時是也漢書韋玄成云唯聖人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

於薦廣牡有相予

肆祀

紙韻假音

哉皇考

叶有韻

綏予孝子

紙韻

賦也薦

也廣毛云大也按橫量曰廣博碩肥臚之謂也壯說文云畜父也廣壯即雖詰所云駢牛一者易所云大牲也予武王自謂也後放此肆鄭玄云陳也嚴粲云言於我薦進大壯牲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皇爾雅云君也父亡稱孝孔云考者成德之名按閔予小子以皇考與皇祖相對則知皇考謂父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故考以皇稱鄭云皇考謂文王也綏爾雅云安也按綏本車中鞅之名升車

執綬所以安也朱子云孝子武王自稱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我合辟公以肆祀此時皇考之神靈至止庶其有以安祐我孝子乎于徹祭時歌此故作冀望之辭末章眉壽齊繁祉綬予之寶也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生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正與此詩意相

宣哲

陸德明本作哲

維人

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文武維后

有燕

及皇天

先韻亦叶真韻丁因翻

克昌

去聲陸德明云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

厥後

有韻賦也上二章美諸侯之來助祭此則追述其舊功而重贊美之也宣布也鮮見江漢篇哲說

文云知也文王能周知天下之事理故以哲稱所謂知之曰明哲也人謂文王之舊人也文武維后美文王也

書無逆篇云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君奭篇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閔夫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适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
于上帝夫文王有明哲之德而所以宣布其明哲之作
用者惟賴有文王之諸臣在故於其綱紀四方則見文
王之文於其有此武功則見文王之武君道克盡如此
天下人皆樂得之以為君也燕通作宴說文云安也加
皇于天尊稱之辭夫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監觀四方
惟求民之莫耳文王能盡文武之道則能安民而天之
心亦與俱安矣此謂其所安者上及于天也克能也昌
通作倡說文云蕪也以開基創業言所謂佑啟我後人
也陳際泰云武成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夫
紂不能安人皇天所為怒也而文王安之皇天所為燕
也在平寧之世文德即能安人在亂離之世非文德而
兼武德不能安人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豈

拘拘之小智所能辨拘拘之小智則以文德終矣其燕
皇天而昌厥後以享有廣壯之薦宜虛也哉愚按武時
去文未遠此助祭諸侯文王之舊臣必尚有在者故叙
述及此書立政篇曰亦越武王率惟敘功不敢替厥義
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王王基其明據也一說
蘇轍云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

綏我眉壽

有韻

介以繁祉

絀韻

既右烈考

叶有韻見第二章

亦右文

母

叶絀韻母鄙翻徐光啟云此篇句句隔韻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六八韻又承第四韻宛轉相關音

律嫋嫋用韻之變殆極于此
賦也眉壽解見南山有
臺篇武王末受命故言福以眉壽為先孔云上言綏子
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
成上意也介釋文云副也古者主有損客有介故謂副
為介繁者盛多之意當通作蕃說文云草茂也祉徐錯
云福所止也繁祉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皆是鹽鐵論

云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
介以繁祉右朱子云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
禮春官大祝辨九辨以享右祭祀解見我將篇烈考即
文王也朱子云猶皇考也文母毛云太姒也烈以功稱
文從夫謚承上章言文王藉諸臣之力既能受天明命
以倡道厥後矣今日辟公助祭大禮告成我文王庶其
安佑我以秀眉之壽使享年有永又副蓋之以衆多之
福則自今以往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也
此非合衆辟公之精神以邀皇考之感格
不至此我不敢忘皇考其敢忘辟公哉

豳四章章四句

舊作一章十六句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禘太祖之所歌也朱子謂

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
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于后稷之廟
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者也今熟味詩詞無及于嘗稷者且篇末以文

母為言於禘何與呂祖謙強為之說謂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繇播之樂歌以告太祖要之迂迴難通李氏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嚴粲引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謂考者祖父之通稱就如所云惟曾祖稱皇考而嚳稷非曾祖也且皇考果為祖即當以孝孫對言而下文明言綏子孝子則皇考即父明矣或又謂禘乃吉禘若竹書之吉禘于先王春秋之吉禘于莊公是也夫喪畢即告而致新死者之主于廟謂之吉禘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年伐紂克殷而後為天子今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初又明甚安在其為吉禘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文王既沒周公武王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向以此

詩作于武王之世固為得之然謂事其先祖則亦襲經師相傳之誤申培說因篇中有文武維后一語遂以此為成王祀文武之詩今按鄭箋據雒誥稱武王為烈考而嚴氏據閔予小子及訪落二詩又稱武王為皇考然則此詩果兼祀武王乎夫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無足以當之未聞子之稱可加于母之上也烈考既為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為一人較然可知其非成王之詩明矣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序繇大任能教文王故文王能

刑大姒疑即九夏中之齊夏朱子以為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中

培說同季本云此章為文王刑于寡妻而發故推本大任閨門之教以見大姒之賢有自也孔穎達云聖

人稟性自天而歸德于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咏
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陸燧云文王性生
處自多根本處自足而推本所生猶云生來有聖德
如此鄒中脩云周禮春官鍾師奏九夏其六曰齊夏
杜子春謂夫人祭
奏齊夏倘即此詩

思齊

音大音泰

任文王之母

有韻亦叶紙韻母鄒翻又叶麋韻蒲補翻

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

有韻亦叶紙韻房軌翻又叶麋韻奉甫翻

大

音如荀子註泰如作妣

嗣徽

音侵韻則百斯男

叶侵韻尼心翻齋說文云戒潔也

禮記云齋之為言齊賦也思念也齊通作

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毛傳以為莊也大任王季之妃
大明之詩所云摯仲氏任者也皇王大紀云大任有賢
德目不視窈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容貌恭肅齊
如也以來嫁之年生子古公亶父視之曰我世當有興

者其在斯乎名之曰昌即文王也媚說文云悅也周姜
毛云大姜也朱子云大王之妃也按周自大王始遷故
系姜于周京室毛云王室也孔云京者京師故言王室
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
之大姒史記云文王正妃也詳見大明篇嗣繼也徽毛
云美也按徽本三糾絕之名琴節亦曰徽則以琴絃是
繩為之故淮南子云鼓琴循絃謂之徽也又選五臣註
亦云調也此以徽音連言當即取琴節之義以其音調
和可聽謂之美音猶云令聞也則百斯男者毛云大姒
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按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
人是通武王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史記云長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皇甫謚
則次周公于管蔡邠霍之下次曹叔振鐸而康叔二叔
居其後不知何據又左傳富辰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
邠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則武王異母弟又有毛

卻雍滕畢原豐郇八人其他無考襄楷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錢天錫云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言一說李云并子孫言之也亦道此詩以發端齊之一字貫串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皆本於此其氣稟有自來矣然此等家法不始自大任在大姜時已自如是皇王大紀謂大姜美而賢生三子泰伯仲雍季歷能化導之皆成賢德列女傳謂大姜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廣于德教而謀事次之則大姜之為人可知故詩言此存心莊敬之大任乃我文王之母也彼知太姜以莊敬為悅故其所思念惟是謹持婦德以得姑之歡心而稱其為新造周室之婦乃大姒又能繼大任之令聞其莊敬之德亦如之故無險詖私謁之心有不妬忌之美而子孫至于衆多也夫多男繇于不妬忌而不妬忌繇于克敬如漢匡衡所云故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者則妬忌之念何自而生周家世有聖妃而一脉相傳其造詣之邃如此猗歟盛矣

後漢書梁皇后云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
斯則百福之所繇興也又按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
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最率以敬
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能敬繼先妣之事此
賢婦也魯公父文伯之母孔子亟稱之而其言必曰吾
聞諸先姑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
舅姑謂之不幸夫
婦學于舅姑者也
惠于宗公
神罔時怨
東韻說
國語引無
此一句

神罔時恫

東韻說
文作恫

刑于

後漢書
作於

寡妻至于兄弟

後漢書
引無此

一以御于

後漢書
作於

家邦

叶東韻悲工翻
公三句蒙上章大姒而言惠爾

賦也惠于宗

雅云順也錢云惠有藹然相浹意宗公毛云宗神也孔
云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以宗廟為宗又
下頌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廟也罔通作
亡亡之言無故爾雅訓罔為無怨說文云恚也恫毛傳

說文皆云痛也先怨後恫謂恚之極而痛也鄒忠胤云禮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婦順章而宗公惠故曰罔怨罔恫刑于寡妻以下詠文王之辭也刑毛傳訓為法當通作从井之刑易所謂井者法也寡妻鄭玄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愚按大姒能取法文王故其德為世所鮮有稱為寡妻宜矣真德秀云說者謂文王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賢則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呂祖謙云毫髮不愧于隱微然後近者孚嚴粲云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闕雖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至者自此及彼之謂兄弟汝言兄弟之國與皇矣之詩言同爾兄弟義同御即御車之御說文云使馬也家指門內蒙上寡妻言邦指友邦蒙上兄弟言文王之化自門內而達于友邦了無扞格如駕輕車就熟路

六轡在手故曰御于家邦真云閨門正矣次及于兄弟
以至于國家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舉
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
非人人化之也修吾身于此而其效自形于彼鍾離意
云春秋先內後外詩曰刑於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
之本繇近及遠季云此章要旨在于刑寡妻而已又周
子云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朕
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
于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
身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真氏為之行其義云夫治家
之難所以甚于治國者門內尚思易于掩義故也世之
人固有勉於治外者也至其處家則或狃于妻妾之私
或牽于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簡者而人君尤甚焉漢
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
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

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
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
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諛者故二
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也能處二
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
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繇其心之誠妄去則誠存
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愚
按從來言齊治相因之理未有親切如斯者觀此詩後
章亦以臨保為言即存誠之謂與家語荀子俱載子貢
問於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于妻子孔子曰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
可以息哉又按晉語胥臣曰文王敬友二虢而惠慈二
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
而咨于二虢度于閼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
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

惠于宗公神罔時惘似皆
依附詩詞未得立言本旨

雖漢書注在宮肅肅在

廟叶效韻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叶效韻彼教翻賦也

實雖雖毛傳云和也按雖乃鳥名所謂雖渠也亦名脊
令其鳥共母生者飛鳴不相離取其音聲之和故借為
和義諸書多作雍爾雅又加口作邕今考說文都無此
兩字或又作廛乃辟廛也亦或作邕乃四方有水自邕
城池之名俱與和義無涉夫倡婦隨比之兄弟故亦曰
雖雖凡室皆名宮此宮謂宮中也朱子云閨門之內也
肅說文云持事振敬也敬之至曰肅肅廟孔云先祖之
廟也此二句非以宮廟對言文王在宮之時雖不廢雖
雖矣而其肅肅之心亦與在廟等蓋心純于敬直合宮
廟而一之下文言不顯無射皆所以形在宮也言亦臨
亦保正所以形肅肅也季云在宮和之處也在廟敬之
處也在宮而和常恐其褻故在宮雖雖之時必有在廟

肅肅之敬然後為不欺鬼神也。不顯言人所不見也。臨者俯視之謂。徐錯云：與監同意。真云：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毋師保之在其前也。射舊說皆通作數，謂厭也。今按：末章有無數之文，彼數既用本字，則此射但當如字解。凡指物而取，皆曰射。言為人所指，亦如為弓弩所中也。閨門之內，乃彈射所不及。故曰：無射保者，抱持之義。毛見云：篆文从人从子，从八象人抱子形。真云：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辟嬖易之氣，設於體也。愚按：不顯而常若，十目所視，曰亦臨。無射而常若，十手所指，曰亦保。臨者自外臨之，保者已自保也。萬時葉云：文王之心，只自臨保。若說因不顯而加臨，因無射而加保，蚤已加一番提省。豈所語于文王之德之純不顯句，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季云：此可見其心之嚴于隱微而閨門之內所

以為寡妻之法者在是矣

肆戎疾不殄

朱子云：此與下章用韻未

詳烈鄭箋作厲假不瑕鄭箋繫此二句於第
三章之後為一章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

鄭箋繫此二句于肆成人有德之工為第四章今
從毛傳及朱傳改正賦也此章發明至于兄弟

之事肆解見緜篇戎謂西戎指昆夷也疾病也西戎為
周之患如人之有疾病也殄絕也戎疾不殄與緜之不
殄厥愠義同烈光也按火猛曰烈故有光義假通作微
从彳說文云至也烈假連文猶書言光被也瑕說文云
玉小赤也禮記注云王之病也言文王之時雖西戎之
患猶未殄絕而其德之光輝所被人皆瞻仰無有指斥
其瑕玷者泰誓所謂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是也黃佐云
前此頌太王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後此頌周公
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家法之相承有如此者武說文
云法也諫說文云証也廣韻云諍也直言以悟人也白
虎通云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徐錯云於文
言東為諫東者分別善惡之謂入說文云內也言文王

不必有號令條教以聞于人而人皆以文王為法文王
見人之不善不必以言語諫諍之而人自油然而潛入其
範圍所謂不大聲色而人皆化也蓋德威則化自神其
至于兄弟之國有如此按朱子云文王之化始於閭閻
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
駟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
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
周遍自有不能已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

人無斃

韓詩鄭箋豐氏本俱作擇

譽髦斯士

賦也此章與首章相應肆成人二句指大任

言見文王之所以聖古之人以下則言文王亦能如大
任之教子以完則百斯男之意朱子云冠以上為成人
有德謂文王純亦不已之德小子朱子云童子也造說
文云就也有造言涵養啟迪之使其有所成就也歐陽
修云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繇
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幼小為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按列女傳稱大任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胥臣亦謂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是皆大任教誨之力所謂有造者也舊說皆以有德有造為文王作人之事故劉向說苑亦謂此兩句乃大學之教雖於理亦通而於章旨未合故定從歐說古之人謂古老之人指文王也周書無逸篇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是亦以昔人稱父母矣況此詩作于文王既沒之後乎呂云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數說文云解也厭倦之意譽說文云稱也毛云有名譽也髮至眉為髦孔云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又人未有生而貴者其初皆士雖天子之子亦不過比于

元士而已言文王教育諸子亦如大任無少厭倦故皆能有聲譽當其髮至眉之時而德行已成儼然有士之稱矣螽斯之繩繩麟趾之振振譽髦斯士之謂也然而有管蔡者何也劉向謂人才質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反思其受教之時未必至於是也按武周滅殷管蔡興殷各行其志雖不可以管蔡為是要之彼亦自有所見後以論者且有以殷之忠臣目之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故言如此朱子從之按故

言即毛氏傳也鄭箋分為四章章各六句豐氏本移餘之虞芮章為此詩末章辨見餘篇子貢傳亦以為訓成王之詩未有所據

棧樸詠文王祭告伐崇之事而有羣髦為之用又以

見文王之能官人也疑即九夏中之章夏

吳志注云
械櫟之作

有積燎之薪大王郊鄴經有明文董仲舒春秋繁露
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
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
文王之效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舟烝徒櫟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
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
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于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
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又
云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子
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
享天行子禮也每將興事必先郊祭以告天行子道
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
崇其詩曰芄芃械櫟云云至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
下曰淠彼淠舟云云至六師及之此伐辭也今按以

文王為受天命而王天下先儒多疑之若紂尚存而文王儼然行郊天之禮是二天子也且文王伐崇之後始作邑于豐無祿當伐崇時遂有郊鄭之事惟皇矣之詩所云是類是禍者固自可信類禍皆師祭文王既受命得專征伐故得行類祭之禮亦如舜之居攝而類于上帝耳其禮倣郊祀為之非正祭天也中候我應云玄陽伐亂崇孽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為崇也次章以造乎禰宜乎社言與祭天無預若篇中所舉髦士乃四友之倫其能獎率六師以從文王于邁固所謂有禦侮者而其他亦皆能分猷宣力以閏色休明如雲漢之為章于天則所謂疏附奔奏先後者也愚疑此詩即九夏中之章夏又以為文王能官人也說見時邁篇小引下又但詠歌文王而不及武王疑是詩必作于武王之世

芄芄械樸薪

豐氏本作新

之樞

省韻亦叶有韻以九

之濟濟

辟王左右趣

叶宥韻于候翻亦叶有韻此賦之興也

達云枝葉茂盛也械白按也鮮見錄篇樸當別是一木名毛傳訓為抱木蓋本之爾雅謂樸屬叢生者為抱乃

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詩所謂械樸抱樸是也抱樸秦風作苞標愚按爾雅有云檉樸心注謂檉樸乃榦檉之

別名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一名心安知此樸非檉樸乎又榦與標相類亦有斗標即柞也大雅以柞械連

言者三而旱麓篇直曰瑟彼柞械民所燎矣此詩亦有薪樞之語言械樸正猶之乎言械柞耳孔云伐木析之

謂之薪按禮記月令注云太者可析名薪小者合束名柴據郭璞爾雅注謂械乃小木叢生者今觀此詩械以

薪言則郭注之謬明矣樞說文云積火燎之也按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秬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周

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注謂禋之言煙周人尚臭
煙氣之臭聞者也禋者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
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孔云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
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下文言奉璋毚毚是
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愚按所以知此為祭天者以皇
矣篇是類之語知之蓋為將出師伐崇而類于上帝也
濟之為言齊也曰濟濟者威儀整齊之貌辟爾雅云君
也按辟本訓法而轉訓為君者以君為人所取法也鄭
玄云君王謂文王也君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嚴粲
云辟王從後尊稱之辭左右謂諸臣從王左右者趣說
文云疾也言諸臣皆疾速趨事以助祭也薪禋棫櫟本
賦其事而中含興意山善養木資薪禋焉國善養士稱
任使焉是立言之義也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聘于魯魯
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
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

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君及左右偏通皆同于君之心者也
也搞魯國化而為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通
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譖相
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
危也詩曰芄芃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
言古者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
誠是以不迷也賈誼新書云工主者可引而工不可引
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
而上可以引而下故其可憂也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
耳故曰芃芃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
左右日以善趨也又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跟小節
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跟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繇入正人
十倍邪辟無繇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械
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

也皆斷章取義非詩正旨

濟濟辟王

陽韻

左右奉璋

陽韻

奉璋峨峨

歌韻

亦叶支韻魚羈翻陸本作能今本皆書作義

髦士攸宜

支韻

翻韻亦叶歌韻牛何賦也奉說文云

承也言以兩手承之毛云半圭曰璋鄭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云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冬官玉人所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祭之用瓚唯裸為然郊特牲曰裸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矣按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綫裸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故不

與則大宗伯攝之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圭
瓚亞裸是也而諸臣則又有助裸將之事者觀小宰職
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可見助行裸事不獨一人矣
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
一心趣乎王者也疏義云圭首銳一圭中分為二璋奉
於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乎人之鞠躬內嚮而歸心
也又按周禮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
裸故孔氏以爲此言裸事祭宗廟也峨說文云嵯峨也
虢氏云衣冠壯偉之貌髦士俊士之居官者解見小雅
甫田篇宜祭社之名孔云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
求其福宜故謂之宜或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
社令誅罰得宜言此奉璋峨峨之髦士廟祭之禮既畢
則又于宜社之所而助祭也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
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受命于祖泰誓云受命文考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周禮大祝職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
設軍社類上帝數者言行禮先後俱各不同按此詩先

言祭天以天最尊故先之與王制合也次祭祖廟然後祭社以出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以行故左傳云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甘誓亦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言祖在社先疑行禮次第當是如此文王行此三禮蓋皆以伐崇告也又受賑亦作受蜚鄭玄引春秋傳云蜚宜社之肉今按三傳皆無此文孔穎達解之云蜚大蛤也可以白蜚令色白然則蜚以蜚飾之故謂之蜚以祭祀之肉盛之蜚蜚而賜之故曰受蜚也

淠彼淠舟烝徒楫

叶緝韻秦入即入二
翻春秋繁露作檝

之周王于邁

六師及

韻

之

賦

之興也

淠集韻云動也

字从水如水之

動詩荏葦淠淠其旗

淠淠皆言動也

淠水

名山海經云淠谷之山

淠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

說文

云淠水出安定涇陽井頭山

東南入渭

雖州之川也

雍

大記云淠水自平涼府城

西南自岩發源至涇州

又東

南至邠州界

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

繇涇陽東流

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繇涇陽東流

至高陵縣會于渭文王自岐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岐山縣與涇州連界崇即今鄠縣與涇陽高陵俱隸陝西西安府鰲泉也解見東山篇徒謂從行者即船人是也楫說文云舟櫂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周王文王也亦從後追稱之辭于鄭云往也邁說文云遠行也周禮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則當用三十師而書言張皇六師詩言以作六師整我六師孟子言六師移之皆謂天子之六軍也不言軍而言師者先儒謂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以愚意度之天子六軍不必盡行每軍之中各取其一師其餘則以備更番之用故謂之六師耳文王為西伯奉王命得專征伐故亦得抽調六師也及毛云與也此指統師之將言詩于賦中有興言彼涇水之舟漚漚然順流而行者為有衆徒在傍以楫撥之蓋心力既齊則舟行自疾也周王以西伯奉命徂征則諸臣之有

事行間者皆能提挈六師同心協力與之俱進此文王得諸臣之助也歐陽修云文王養育賢才助祭皆髦俊之士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倬

彼雲漢為章于天

先韻亦叶真韻汀因翻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真韻

亦叶先韻如延翻興也倬說文云著大也徐鍇云卓然高明也雲說文云山川氣也漢天河也解見大東篇或謂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今按詩言維天有漢夏小正言漢案戶皆單舉漢字未有連雲漢為文者知當指雲及漢也豐道生云舊說雲漢為一物則未必有文必曰雲曰漢二物而後成文蓋雲之變態不常光采非一點綴天河而相映發故曰為章于天也章通作彰說文云文章也蘇轍云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章耳歐陽云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壽說文云久也考說文云老也

鄭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退之言胡胡之言
何音之轉也易云鼓之舞之之謂作孔云作人者變舊
造新之辭曹氏云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
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郝敬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
年培植薰育久免置野人皆為千城輔廣云作人非一
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于成愚按恒
之彖曰聖人久于其道而

追荀子作雕琢其章陽韻

周禮

注作

金玉其相

陽韻勉勉

荀子韓詩外傳白虎通俱作麋麋

我

韓詩外傳作文

王

陽韻網紀四方

陽韻此而賦也按夏后氏冠名母追禮記疏云母發語辭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

其形名之此追字當亦如此解蓋於器物上為堆起之
形照下文當屬金言趙希鵠云追即追蠡之追三代鍾
鼎尊彝等器為雲雷饗饗之文曰追琢說文云治玉也
爾雅亦云玉謂之琢相說文云省視也从木目會意引

易緯文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金玉其相者謂觀其本質乃是金玉故毛傳亦訓相為質蓋會意也王安石云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鼎云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鄧元錫云四友具矣而原本於壽考之作人追琢其章教化之益也金玉其相髦俊之質也學為文章益其質作之之力也與雲漢為章同義金玉微追琢不章髦俊微教化不成夫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禦侮有言猶云必追琢之以煥發其章而後顯其為良金玉人矣惟其作之是以有之是械模之義也愚按二句聯云爾徐軒云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猶勤也勉勉朱子云猶言不已也鄭云我王謂文王也按韓詩外傳作麇麇文王

說文云綱網絃也紀別然也孔云綱者綱之大繩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紀者別理然縷
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白虎通云綱者張
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疆理上下整齊
人道也呂氏云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
之効雖文王無為猶勉勉于斯而不已也愚按文王勞
于作人勉于任入書曰文王周咨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得人以任四方之事而已不必與特總其大綱而
已是綱四方也四方之事有羣才以分理之故無滲漏
而不周墜廢而不舉者是紀四方也又說苑云三王術
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
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
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
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稜規之三稜周
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

美也韓詩外傳云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詩曰疊疊文王綱紀四方荀子云入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別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勛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篳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疊疊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皆非此詩正旨

棧樸五章章四句

朱子謂此詩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而疑其作于周公申培說則

直謂周公咏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皆未知此詩立言之意者使其見春秋繁露所云則豁然笑子貢傳但存以訓成王四字而餘皆闕文今按如傳說則末章乃屬望嗣王之語故稱我王耳亦通

靈臺化成也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

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

樂以詳之合樂於辟靡育才之地也是王道之終也

自文王下至合樂以詳之出鄭箋黃圖按竹書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

春三月西伯昌薨故知是文王末年事鄧元錫云文王久道成化虞芮平而方國畢至天下三分有二矣

於是乎作靈臺庶攻子來入和已人和化本也園沼以育物濯蒿於柝則澤及蠕動也在辟廡而於論於樂論無患而後樂樂行而倫清教化流焉德天則神化久乃洽故曰王道之終也蔡汝楠云若後世臺沼之樂必非子來矣鍾鼓之樂必不及辟廡矣季本云文王存日未嘗稱王曰王在見其為武王時詩矣按賈逵服虔注左傳謂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壺之靈沼謂之辟廡大戴禮盛德篇謂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廡政穆篇謂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廡植禮記注謂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園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廡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謂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廡異名而實一也賴子容春秋釋例謂大廟有八名肅然清靜

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大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融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倖截耳瘡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且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

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之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廡獻扱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讖告其工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

庚韻亦叶陽韻于方翻

之賈誼引詩無此一句庶民

史記注作

人攻

叶陽韻姑黃翻

之不日成

庚韻亦叶陽韻辰羊翻

之經始勿亟

職韻亦叶

支韻去奇翻爾雅作憾

庶民子來

叶支韻陸之翻亦叶職韻六直翻毛鄭本只以經始靈臺四句

為第一章今從朱傳改正三輔黃圖引此詩云經始靈臺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賦也經毛傳云度之也按經本織絲之經縱曰經橫曰緯故取為縱橫量度之義始說文云女之初也今但訓為初嚴粲云經度而始為之言初建也靈字或从巫或从玉說文云靈巫以玉事神也大戴禮云陽氣為精陰氣為靈孔穎達云靈是神之別名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易類謀云文王伐崇作靈臺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也又周易乾鑿度云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淮南子云

文王為玉門築靈臺以待紂之失六韜云文王既出羑里周公但築為靈臺高誘云文王為紂拘于羑里得歸乃作靈臺作玉門相女童鐘鼓示不與紂同也按文王年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據竹書紀作靈臺之次年西伯薨與周本紀合鑿度所云二十九年之說或不足信文王伐崇而作豐邑其事在囚羑里之後謂周公旦所築固未測其信否至謂築此以待紂之失示不與紂同則皆陋之乎觀聖者矣又陳際泰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能惡衣服不能卑宮室乎其以靈臺為也則又文王所以詭為窮奢以自玷之微權也湯之不免於桀也其以身為荊裨也至窮其所以則仲虺之言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湯之賢適以見忌耳文王伐崇而取之紂之疑周必自此始矣為臺為沼闕中彈丸地已自安之豈有志天下哉或謂聖人當無此夫求美女而進之獻雉西之地而後始脫身虎口也則孰謂聖人無機權也闕中記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

故事云在豐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為辟廱靈沼
括地志云今悉無復處所惟靈臺孤立臺基猶高二丈
周回一百二十步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
附近辟廱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
氣顯著按臺之所以名靈者其說有三含文嘉白虎通
皆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星度
之驗徵六氣之瑞為萬物獲福之元此一說也三輔黃
圖云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劉向云積恩為愛積愛
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鄭玄亦云
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此又一
說也朱子云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
也此又一說也縣前一說於以解臺似矣然圉沼何以
亦稱靈不可通也謂文王積仁而化行若神故呼之以
靈此出於民之名之則可而人君臺圉沼之名民果得
而命之乎此正坐讀孟子誤耳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

言文王因民之歡樂而工速成也以為非神工不至此
故於臺園沼皆標之為靈以紀異正如後說所云乃文
王之自名之也朱子既斲靈之義而于孟子集註反云
民歡樂之加以美名何哉又公羊說云天子有三臺靈
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園臺以觀鳥獸魚鼈
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園臺皆在國之
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
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今按靈臺既為天子制則
文王尚為西伯安得有之凡靈臺辟雍之類皆文王以
意為之不必有所沿襲其後周有天下周公制禮遂因
以為天子之制而諸侯不敢同其名故服虔左傳注言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王制言天子曰辟雍諸侯曰
類宮皆所以示別也又前漢書地理志云濟陰郡成陽
有堯靈臺後漢書章帝紀云祠唐堯於成陽靈臺是則
靈臺之名堯亦有之宣文王慕其德因而踵襲之與而
康志賀述禮統則云夏為清臺商為神臺周為靈臺名

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名神臺靈臺何
質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是
皆競出新意以為之說古文散軼誰使正之哉若舊說
謂靈臺固以望氛祲而亦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則
意已具是自此之外有求言于其上者管子謂武王有
靈臺之復而賢者進與堯有衢室之問湯有總街之庭
並稱是也復謂白也有偃武于其下者司馬法謂偃伯
靈臺答民之勞示休是也偃伯或曰偃武也然則靈臺
之為用亦博矣孔云左僖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乃
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謂在京兆鄠
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言為
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營者周匝之義當以圖迴于
心言不然則與上文經之之義相類攻毛云作也韋昭
云治也不日鄭云不說期日韋云不程課以時日也成
說文云就也言文王之經度始為靈臺也當其經度已
定此心猶在遲回就慮間而衆民則共協力攻作之曾

未設為之期限而臺功脩已告成矣纔度即成何其速也鄭云說文王之德觀其事忘已勞也勿通作毋禁止辭並說文云敏疾也文王以為此臺也乃經度而始為之者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為之如子來趨父事無所勉強故其成之速有如此也此兩句申說上四句意陳櫟云不欲其急而過於來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張栻云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民之相與如此賈誼云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庸裏而至聞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民趨而疾弗期而成桓寬云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楚語云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

故樹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
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
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
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
之也若君謂此臺美楚其殆矣左昭九年築郎囿季平
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孔叢子
云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夫子適
陳陳侯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
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
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大之功
唯君爾劉陶云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
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
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覓藻之士

王在靈囿

宥韻疊
氏本作

圃

豐本作
麋下同

鹿攸伏

叶有韻扶富翻毛鄭本以王在靈
園二句繫于經始勿墮二句之役

為第二章呂祖謙云今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麋鹿攸伏
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
引詩末二句在他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
改也愚按朱傳分前二章為章六句文義甚順如毛鄭
分作三章章四句反隔斷語氣且古人引詩何常之有
椒舉所論乃兼臺榭二者自當引靈園二句以足論榭
之意必以引詩為分章之証則賈誼引此乃至子來而
止是非與朱傳脗合者耶又按依毛鄭分章則伏當叶
職韻弼
麋鹿濯濯
叶藥韻
書藥翻
白鳥鵲鵲
叶藥韻下各翻孟
子豐本俱作鶴鶴

賈誼新書

王在靈沼於叔魚躍

藥韻

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

賦也嚴云此詩

作皜皜

于文王之時園說文云苑有垣也孔云園者築墻為界

域而禽獸在其中所以域養禽獸也淮南子云湯始作

于文王之時園說文云苑有垣也孔云園者築墻為界

園以奉宗廟橋鮮之具周禮園人職云禁牧百獸祭祀
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鄭云園也沼也同言靈
於臺下為園為沼可知按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西
北四十里靈園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
十里明有三處但其地相近耳朱子謂臺下有園園中
有沼非也孟子云文王之園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班固東都賦
云因原野以作苑義合乎靈園鹿者彼類牝牡之總名
鹿則專舉牝而言鮮見吉日篇攸說文云行水也伏說
文云伺也然則攸有行義伏有止義言其行止皆自得
也古說皆以攸為所伏為伏子之義故趙岐注孟子謂
文王在此園中鹿鹿懷任安其所而伏韋昭注國語謂
牝鹿所伏息愛將任之類此皆從鹿字生鮮蓋但以鹿
鹿為指鹿耳然樂記云羽者嫗伏毛者孕鬻不應以伏
咏鹿且於下文濯濯不甚聯貫故不從濯本訓潄取以
擬鮮澤之貌如言新沐新浴是也重言者非一之辭鬻

鷺也鷺說文云鳥白肥澤貌陸云淮南子曰的的者獲
提提者射故詩正言鹿濯濯白鳥鷺鷺以美文王之
德沼者池之別名圖曰池曲曰沼雍大記云靈沼按舊
圖記在上長安城西四十里豐水之西真花確北今為
水泊劉向新序云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得死人
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者死人
之主又何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
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于人乎於朱子云歎美辭
說文云滿也字从牛者牛大物故為滿也鄭云靈沼之
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言得其所劉彝云魚驚則潛今
枓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愚按孟子解此詩云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麋鹿魚鼈之
樂正主文王者所謂古之人能樂者觀此詩以王在起
語可見深探其本則以為繇與民偕樂而然耳舊說不

達孟子立言之意而并以此詩為民歡樂之辭其亦
誤矣賈誼云此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
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
遠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燠物時熟民
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搜蓄搏擊之獸解毒蟲猛虻之
虫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燦乎大仁之化也真德秀
云鹿之在園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
及飛潛各安其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
之盛至曰風毛雨血洒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
世為何如耶又按周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自朝至
于日中晏不遑暇食而此詩言其在園在沼者何哉順
時伴渙以節勞逸雖聖王不能廢然亦偶一涉之耳若
夫園沼之設以習武事以供祭祀喪
紀賓客各有所為初不為遊觀設也
虞說文作巨業維縱
冬陸德明
韻本
賈鼓維鏞
冬於論鼓鍾
於樂辟靡
冬韻
本

作雖後同 賦也此章述文王既遊園沼之後遂於辟
廬作樂之事鄭云虞所以懸鍾鼓也說文云鍾鼓之柎
也節為猛獸本作虞从虎異象其下足今文作虞顏師
古以虞為神獸名又云猛獸名上林賦櫟蜚虞是也凌
濛初云木刻虞獸之形遂借以為名如掩兔之畢祭器
之畢皆象畢星之形而俱名之以為畢也禮記云夏后氏
勾龍作筭虞按考工記梓人為筭虞天下之大獸五脂
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筭虞厚脣弁口出
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胷若是者謂之羸屬常有以
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
為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縣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
眄小體窵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輕其聲清揚
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
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縣其虞鳴小首而
長搏身而鴻若是者鱗屬以為筭自孫炎郭璞據此文
以虞為懸鍾磬之用俗說相因皆謂此但懸編鍾編磬

之類耳豈知編鍾編磬乃樂之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
各自有虞此詩二句連言故知所指者乃賁鏞之虞亦
舉大以該小也何以明之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
楹鼓周縣鼓此三鼓即建鼓也建鼓乃少昊氏所作之
大鼓夏加四足故以足名殷人柱貫之故以楹名周人
縣之故以縣名是則周大鼓用縣之明據矣故劉熙釋
名云所以懸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左上古峻也從曰虞
虞舉也在傍舉虞也又廣韻云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
身凡鍾之柑飾為此獸故謂之虞陳祥道云十二辰之
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懸詩
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焉周禮所謂
編磬是也管子霸形篇云桓公起行省虞之間管子從
至大鍾之西大鍾鳴是又大鍾用縣之明據矣然則考
工記所云鍾虞磬虞者何居愚意大鍾大鼓之虞皆任
重之類當用鍾虞編鍾編磬之虞皆任輕之類當用磬
虞於鍾虞不言大鼓於磬虞不言編鍾者互見之也又

按鬻子云大禹銘於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
 擊鍾是又非鍾鼓有虞之證乎爾雅云大版謂之業說
 文云筍虞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提業如鋸齒以白畫
 之象其齟齬相承也筍亦作柶孔云縣鍾磬者兩端有
 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柶柶工
 加之大版為之飾謂之業其縣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
 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柶本木名尸子所謂松栢之鼠
 不知堂室之有美柶者字說云檜栢葉松身則葉與身
 皆曲柶松葉栢身則葉與身皆直柶以直從檜以曲會
 陳祥道云詩曰虞業維柶柶身葉皆直則虞業者皆以
 直木為之也漢武帝時樂虞銅人生毛董卓壞銅人銅
 虞以克鑄則漢時以銅為之與古異耳又樂書別有柶
 圖其形圓首長柄乃所以撞鍾鼓者陳暘云撞鍾鼓謂
 之柶漢書司馬相如傳謂柶金鼓古樂歌所謂屢玉柶
 金豈謂是耶其說亦可從貢通作鼗說文云大鼓也爾
 雅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考工記云鼓長八尺鼓

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劉彛云鼗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中圖者謂鼓腹也鼓而徑四尺則其圖十二尺鼓腹之圖加以三之一則其圖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周書顧命篇云鼗鼓在西序周官鼓人職云以鼗鼓鼓軍事司馬法云中春振旅諸侯執鼗鼓陳賜云所謂鼗鼓者大鼓而已鼗鼓鼓軍事則畫作衆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鼗也鄭氏以鼗為鼗誤矣凡此非特用之以和軍旅雖節聲樂亦用之故詩言賁鼓維鏞以文王能作大事考大功作樂以象其成也鼗鼓路鼓皆謂之大者路者人道之大鼗者人事之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鬼享以路軍事以鼗愚按此賁鼓奏于辟雍即射宮也射乃軍事故特用鼗耳鏞說文云大鍾也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張萱云鏞庸也故亦作庸庸用也用以民功為大也故古人有大功者必銘於鍾以此陳賜云莫非鍾也大者謂之鏞以民功為大也鍾師掌金奏大

鍾也。鑄師掌金奏小鍾也。許慎曰：鑄，鑄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鑄如鍾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鍾之鑄亦名爲鑄，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考之，自虞至周，鑄大而鍾小，自周公制禮，鍾大而鑄小，雖有改制之名，無變大小之實也。又云：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鍾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爲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爲先，鏞鼓次之。是鼓大麗而象天，鍾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庸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愚按大射儀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西階之西。其南鍾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所謂建鼓宜即此詩之賁也。所謂鍾舊階謂即此之鏞也。言鼓在鏞之先者，禮視學必先奏鼓。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是也。於亦歎美辭下同論說文云：議也。蘇轍云：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鍾鼓之度，以作辟廡之樂也。鍾鼓蒙上天言樂有八音，專言論鼓鍾者，亦舉大以該

小也陳暘云鍾鼓樂之器而樂非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鍾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非論其義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豈特聽其鑑鏘而已荀卿曰鍾鼓以道志莫非鼓也而大者謂之賁莫非鍾也而大者謂之鏞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事也於謂鏞其義見於考大功也又云鍾陰聲也鼓陽聲也在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鍾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鍾不能以和聲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鍾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鍾鼓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又云鍾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又云仲尼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鍾鼓則鍾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乎鍾鼓則鍾鼓不抃吾無以見聖人矣又云雷積陽氣而後成聲蟲侍雷聲而後啟蟄先王之為鼓其冒之也必以啟蟄之

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鼓無當于五聲五
聲不得和傳曰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是鼓為五
聲之君五聲又以中聲為君故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
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然則大而不短小而不
長則其聲必適舒疾之節其聞必適短遠之衆一會歸
中聲而已鼓之為用宜不大矣哉又云先王之制鍾也
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
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弇之過一歸
正緩之中聲而已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則鍾以中聲為本矣昔齊景公為大鍾鍾
大懸下其氣不上薄仲尼譏之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
之大林單穆公非之魯莊公鑄大鍾而國小鍾大曾劇
譏之皆失中聲故也周語伶州鳩云聞之琴瑟尚宮鍾
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
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
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

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
以蘇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然竹以行之詩以道之
歌以咏之匏以宣之反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
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蘇細大不踰曰平
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
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
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備而樂工下不罷故
曰樂正按叅上諸說亦可以得論樂之概矣辟道作璧
廡說文謂天子饗飲之地即辟廡也字从广雖聲按廡
字當从广下邕广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
曰邕辟廡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从邕為意兼
聲今不諧邕而諧雖殊不可解雖者鳥名也漢書又通
作雍考說文乃無雍字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廡在長
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廡如壁之圓墜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也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于外禮統曰內如
覆外如偃盤毛云水旋丘如壁曰璧廡以節觀者孔云

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陳祥道云辟雍外國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考之於禮誦簋錢之類皆外國內方圓而幽方陰陽之義也漢明帝視辟雍人園橋門而觀周制宜亦然也今按據此則辟雍之說本自明白白繹其字義即其制度亦可想見後人紛紛妄生異論白虎通謂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雍天下之殘賤故謂之辟雍也韓詩說謂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禮記注疏謂辟明也於此樂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和諧樂書謂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畧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畧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雍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樂者之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雍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胡致堂謂靈

臺詩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虞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
鎬京辟雍義亦若此皆以已意穿鑿附會最誤學者故
詳闕之鄭云辟廡三靈皆同處在郊今按黃圖載靈臺
辟廡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同處之說不為無據頌
振驚於飛于彼西廡先儒亦謂辟廡在西郊故曰西廡
也韓詩說謂辟廡在南方七里之內此不足信孫鑛云
東漢左辟廡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又按王制
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頻宮此辟廡在郊之明證
漢鄭氏以此為殿制非周制者以篇內言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
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之
意以為養國老當在大學養庶老當在小學殷人於左
學養庶老正與小學在公宮之左句相合故斷以為小

學既左學為小學則右學是大學其地當在郊矣周入則不然以虞庠養庶老而其地在國之西郊則與小學在公宮之左者異虞庠既在郊則東膠當在國故有殷大學在郊周大學在國之說又有四代相變虞殷貴在郊夏周貴在國之說而陳氏禮書則又合王制先後二義而參訂之謂此天子與諸侯之異也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取其選士必繇內以升於外故言小學在公宮之左又郊特牲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類宮者魯之大學其地在郊是其證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取其選士必繇外以升于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乃進其等以其序于成均以及取爵于工尊是其證也此其說良辨今言文王辟廡在郊者文王時為殷諸侯尚仍殷制耳前此未有名學為辟廡者自文王始其後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學名王制襍引三代制度故合記之又陳祥道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
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辟廱即成均
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成其虧均其過
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
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成均居中其
左東序其右瞽宗北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
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祀三老五更於大學所
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
子視學則成均也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于西學祭于
瞽宗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祀
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
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
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王者
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于一丘之上而已繇是
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

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工之方而位之也按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覽陳氏所論其位置亦自哲然先儒謂周但立三代之大學而不立三代之小學也於樂辟廡者辟廡與賢育才之地今文王討論樂之理數于此使賢才日以向化洵可樂哉此辟廡也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詩人言樂意亦如此或引莊子言歷代之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遂以辟雍為樂名按樂苑言文王樂名巨業固未足信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雍者尚書大傳引樂經云舟張辟雍鴈鴈相從八風回回鳳鳴喑喑則辟雍乃奏樂之所上言舟張可知其為璧水也莊子謂文王有辟雍之樂正據此詩而言或又以辟雍別有所在乃文王宮名其地近水作樂宜空虛故於是奏合其樂尤

堪捧腹

於論鼓鍾

韻見上

於樂辟廡

韻見上

鼙鼓逢逢

冬韻亦叶

東韻蒲蒙翻

朦朧

豐本作朦

奏公

東韻亦叶冬韻諸容翻楚辭章句作工豐本于此章之後又有

二章其第五章云舟張辟雖踰踰相从八風回回皇皇

皆其第六章云有昭辟雖率爾衆工無怠無諂肅肅

雖難按前章出尚書大傳後章出周官註而文尚多舊

分爲二章其一云有昭辟雖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

鏘鏘相從執質有族以文其一云敕爾瞽率爾衆工奏

爾悲誦肅肅雖無怠無凶此乃合而隱括爲四語祇

因有辟雖二字相類遂竊取以眩衆然絕無意義可味

真續貂耳賦也按竹書文王未作靈臺時已有辟廡

至此乃講究作樂之事故詩先言於論鼓鍾而後言於

樂辟廡使辟廡雖設而無所以爲育材之具亦安見其

可樂乎詩人所以嗟嘆而不已也鼙說文云水蟲也陸

璣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卯大如鶩卵甲如鎧甲

詩經世本古義

卷五

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陸佃云鼉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賦雨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羅願云鼉能吐霧致雨力尤苗健善攻崎岸夜則出遶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鼓亦或謂鼉更以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又樂書云詩人託之其鳴更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以鳳故謂之鳳簫即此類今按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注云皮可冒鼓李斯亦云樹靈鼉之鼓又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建靈鼉之鼓是則古人固以鼉皮冒鼓矣陸佃謂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其聲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此論為允逢逢坪蒼云鼓聲也此鼉鼓非上章賁鼓周禮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是也陳賜云其制大以短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鼓居一焉鈔師掌金奏之樂豈晉鼓歟按上章賁鼓舉其最大者言之此章鼉鼓則以始作者言之蓋自

鼙鼓鼓衆而後矇矇始作樂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矇孔云矇矇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矇當無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矇謂之瞽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矇亦與此同此則對而爲名其總則皆謂之瞽又文選注云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愚按前說皆未盡矇右施蒙童蒙也是幼而無見者矇右施叟長老之稱是老而無見者總謂之瞽耳禮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國語云矇矇修聲奏說文云進也嚴粲云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官所曰公即夙夜在公之公言奏樂於公所也古奏樂皆以瞽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毛鄭作五章章四句今從

朱傳豐氏本有六章詳見第四章下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按如此說將置後二章于何地且民之歸周久矣謂至此而始附何歟東萊呂氏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朱子從之似已然辟靡作人論樂興化乃文王制作之大者詩人於於樂二句特疊言之其鄭重之意殆可想見而僅以為如尋常之奏樂娛耳云乎孟子所謂與民偕樂同樂者乃引君之詞其實聖人無皇耽樂也子貢傳以為訓成王之詩既未有以信其然申培說從而衍之謂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雖周公述之以訓嗣王所謂奏辟雍者蓋誤襲莊子之說其陋斯甚

臣工耕藉也

樂記言武王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

所以敬然則此詩其武王之詩歟籍本作藉說文云
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通作藉祭義
云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
冕不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
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云耕籍所以教諸
侯之養也鄒忠盾云夫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
是已至耕籍宜容無詩此詩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
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為耕籍而戒農官益
可據矣

嗟嗟臣工

東韻

敬爾在公

東韻

王釐爾成

自此以下俱無韻未詳

來咨

來茹

賦也

嗟嗟孔穎達云

歎聲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

按篇中言嗟嗟者二而意各別此為歎而美之下

則歎而勅之也

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則歎而勅之也

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則歎而勅之也

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則歎而勅之也

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則歎而勅之也

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則歎而勅之也

則歎而勅之也工毛傳云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百吏而言公朱子云公家也敬爾在公言能恪供

于在公家之事即從王耕耨之禮也。釐說文云家福也。爾指臣工也。成說文云就也。鄧元錫云王釐爾成者言王受釐爾實成之則敬之效也。來來諸臣也。洛說文以爲謀事也。茹爾雅云嘏也。方言云食也。王與諸臣躬耕帝耨祭于先農事竣受釐而歸美于臣工之克敬。故大禮告成於是進而與之謀事且進而與之飲食也。來客即下章勅保介命衆人之事來茹則受釐之餘共分神惠耳。禮月令篇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耨耨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周語毓文公曰農祥辰正日月底于天廟王乃脉發先時九日稷告王曰距今九日王其俱動王其祗夜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成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
藉禮太史贊玉王敬從之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
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
食今按五推九推省功省民即此詩所云敬爾在公者
膳夫農正陳藉禮則祭先農之事其反執爵于大寢及
膳夫贊王歆大牢所謂王釐者也酒則公卿諸侯大夫
皆御太牢則班共嘗之所謂來茹者也 嗟嗟

保介維莫

陸德明之春豐氏本作維春之莫

亦又何求如何新

豐本

作奮於

音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豐本作年

康

命我衆

豐本作烝

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

豐本作獲也此下皆勅農

賦

官之辭嗟嗟解見上章朱子云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
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按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

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注保介以為車右也保猶衣也介甲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孔頴達云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來罷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也保即強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今按以衣訓保義已難通就如所云車右置勇士以備非常固非農官也而使之勸農于理踈矣高誘注呂覽惟云保介副也朱子增其義曰蓋農官之副也夫以介為副似矣然保字當作何解且以保介為農官之副則以何者為農官之正乎愚意保介即周禮遂人之官介當通作界田有經界保護其經界不使相混謂之保介遂人職所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皆有地域溝樹之而月令亦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是皆保介之義也以韓詩外傳明之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灘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序孔子聞之曰
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
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傳意以莊王能自守
其疆界不越境以求福故引此詩然則介之道作界其
義亦昭然矣維莫之春二句反語也如何新畬間辭也
莫春朱子云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新新田也畬除
災云和也田舒緩也按爾雅說文皆謂田三歲曰畬而
爾雅又謂田二歲曰新田惟鄭玄坊記注云二歲曰畬
三歲曰新田詩詁深然其說今從之詳見采芑篇王於
耕籍禮畢嗟呼保介之官而告之曰時不可失也土不
可蕪也孟仲二春正田工畢舉之時倘過此而春莫則
時已過矣爾為農夫者將何所求乎欲其不違農時也
田之甫墾者有三歲之新焉有二歲之畬焉雖已成田
而未能與久墾之田埒也爾農夫之有新畬者今亦曾
如何加功否乎欲其無曠地利也於亦歎聲皇通作煌
光華之貌故爾雅訓為華鄭箋訓為美也來牟解見思

文篇於皇來牟據耕耜時所見而言也將受厥明者言將享受此來牟之獲其事明明可必無差爽也鄒云或裁寅月安得有來牟然麥種在南方下於亥月其在北方則下於酉月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備四時之氣謂之首種而此但云將受則亦未遽受也明昭上帝本祈穀上帝而言迄說文云至也康毛傳云樂也康年即孟子所云樂歲也言自郊而祈穀之後不獨來牟之熟可必而已此上帝之意甚照然至于西成之時又將用此豐年之慶以賜我故宜亟勉力于農事如下文所云也羅願云鄭司農註稻人稱今時謂禾下麥為蕒下麥言芟夷其禾於下種麥又注薙氏云俗間謂麥下為蕒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則是卒歲之間無曠土間民矣衆人鄭云庶民也命我衆人使保介轉命之也序說文云儲置屋下也爾雅云具也錢說文云鉞也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鉞季本云錢之為鉞說者不詳宋仲子注鉞為刈則鉞本刈器而刈器又有一鉞不知其為何物矣

欠定可事人書

人可不盡人事以承天意乎必具其鉅耨以待用及至秋成則爾農官又當徧觀之以驗其鉅耨之多少書曰惰農自安不晉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始之所以不能已于命而卒之所以不能已于觀也周語說文公曰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耨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耨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曰服其耨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按號公之言與此章語意一脗合亦可以見此詩為耕耨而作彰彰無疑矣

臣工二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一句

舊作一章十五句序及蔡邕

獨斷皆云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所歌也鄧元錫為之說曰王祭郊社宗廟親耕藉百工終故供明粢焉敬之矣祭訖受釐臣工來助祭者於廟臨遣之又申助以豫農穀受明康之賜為後祀端焉於是知先工事鬼神之忠也靡時怠忘也慎終如始慎始於終也敬之至也禮嘗之日卜來歲之芟猶之日卜來歲之戒社之日卜來歲之稼其豫一也祭先裸鬯先黍稷清酒故重之嗚呼於受釐之終惟受明之始於受明之始惟至父之終終始不失於敬其惟臣工乎次之頌以為是交神明之本也其論信美矣顧不知保介之說乃天子耕藉所用載在月令呂覽甚明若遣諸侯而自呼保介何不相關之甚抑豈諸侯亦有保介也而郝敬又強解之謂天子于諸侯將行而呼其車右亦猶敢告僕夫之意善乎郝忠盾之聞之也曰以卑告尊不敢斥言故虞歲有敢告僕夫之說若以君訓臣何必爾

止有因卑以達尊者豈有因卑以達卑者乎申培
說則以為祭先農之詩今按祭先農亦耕耨中之
一事然此詩意重在勸農不專為祭咏耳朱子但
以為戒農官之詩果爾當與勞使臣遣戍役諸篇
同在小雅不應列頌
中矣子貢傳闕文

白駒餞箕子也

出鄒忠盾詩傳闕陳際泰謂白宋
色客宋號言授之繫以繫其馬頌之

有客已言之矣其諸留微子與其子孫之詩歟鄒氏
直以為餞箕子也其說云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
乘彼白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繫維隆之為嘉客至
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無金玉爾音此其
意何篤摯然平不彊留者以賢者固各有志無苦相
逼也嘗觀膚敏之億麗侯服周京者不為少矣且以
不如夏迪簡在王庭服在大條為憾所謂伊人何獨
可近不可攀如此則予又意非它人必箕子也蓋周

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罔為
臣僕豈肯變其初志武王亦不敢疆臣之故訪範之
後即封之朝鮮雅誥白駒頌誥有客要之皆此志也
夫殷有三仁微箕猶並在而予獨以如玉目箕子者
蓋微子向已行遜矣若如抱罷奔周之妄說則必非
後來而忽去今朝今夕何煩繫焉若既就封則固已
膺桓圭而為上公矣爾公爾侯又何勸焉即返旆宋
都亦未可云遁思也夫維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
又不為臣是以有朝鮮之長住在彼空谷此行是已
無金玉爾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音乎予
故曰白駒微箕子也按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以箕
子歸作洪範書洪範篇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
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叙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人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蘇軾云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
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
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
道則可仕則不可史記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
封於朝鮮而不臣也洪範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
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
之因以朝鮮封之班固漢書云昔殷道衰箕子去之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
以當時償殺相傷以殺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
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
娶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范曄後漢書云昔箕
子達衰殷之運辟地朝鮮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

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若箕
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竹
書云武王十六年箕子來朝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
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圯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
為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由由
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蓋箕子自入周後其出處之見于傳記者如此當釋
囚之後因而陳範其時箕子已不肯仕周而周人亦
不忍違其意聽其行遜不問所往厥後避地朝鮮漸
漸有聞乃始從而封之箕子見周之所以待已者能
盡其道故又復朝周誦麥秀之歌其情甚悲故國而
其心實公天下斯固周人之所戀慕而不能已已者
也是詩若為箕子作定在陳範後避荒之時決
不在封朝鮮來朝之日觀勉爾遁思語可見

皎皎白駒

音駒
後同

食我場苗

蕭韻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蕭韻
豐氏

本作
竈 所謂伊人於焉逍

豐本作消遙

蕭韻賦也月白曰皎借以形馬色之白陸德

明以爲潔白也重言之者駕車非一馬也駒解見皇皇者華篇白駒箕子所乘按公羊注云禮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箕子若已受五等之封即宜乘六尺以上之馬今乃乘駒者不受周爵故退而就卿大夫之服白者殷所尚之色與振驚有容義同我詩人自謂也場說文云田不耕者苗說文云艸生于田者又嚴粲云穀之始生曰苗艸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繫說文亦作𦍋云絆馬足也維毛傳云繫也公羊傳云牛馬維婁舊說繫馬曰維繫牛曰婁也孔穎達云謂繫剋也在胸曰剋永長朝旦也得賢人與之話言則覺此朝旦爲久語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也以永今夕故此伊鄭云當作繫繫猶是也伊人嚴云猶言彼人也不斥言之以致其嘆想之意

焉何也與焉有之焉同鄭云詔助之焉假借為焉有之
焉因借而借也道字說文無解與遙聯文第云猶翱翔
也今按遙本訓遠遠雖無解以字形求之當與趙同意
趙者趙也然則逍遙乃是趙而至遠猶言遠遶也我欲
留伊人而伊人若不可留者不知彼將欲於何處而逍
遙乎蓋既不敢問其所往而思慕之意又不能忘周人
之愛敬箕子可謂至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葉韻繫之維之以永

今夕叶藥韻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藥韻克各翻賦

赤之少也或以為豆葉又爾雅云菌鹿藿其實菹郭璞
云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本草云味苦
苗似豌豆人取以為菜亦微有豆氣又原始云香草也
未詳孰是夕暮嘉美也嘉客猶云嘉賓言是人也將欲
於何處為嘉賓而使我不得親就乎

皎皎白駒叶尤韻居侯翻此章六
句駒侯游三字一韻思

期思三字一韻各隔句為韻亦奇體也

賁然來思

支韻爾公爾侯尤逸豫無

期慎

支韻豐本作脊

爾優游

尤韻

勉爾道

陸德明豐本作遜陸本又作遜

思

上見

賦也賁易說文皆云飾也曰賁然者朱子云光采之貌謝枋得云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思語

辭賁然來思望其既去而復來也爾指箕子也前二章

因其欲別去而不知所適則想像之曰伊人末章因其

既別去而終不可留則摹擬之曰其人唯此章乃對語

丁寧之辭故稱爾也公侯爵之賁者逸通作佚安佚不

勞也豫劉熙云舒也通作預說文云安也期說文云會

也言爾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時

蓋箕子決意不肯臣周而周人亦不敢拂其意也宋人

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爾侯度

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蓋為國家計

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

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蓋為國家計

去此頗得詩人微旨慎說文云謹也優游舊統訓為自如貌若逐字釋之則各有本義優通作優本即憂字說文云行之和也今誤作恩愁之惡游服虔云猶流也爾雅順流而下曰汭游步行為優舟行為游皆借以象其出入自得之意慎爾優游者言爾既無公侯之責可以優游適志矣猶當慎自保護毋或有平衛生之節蓋將以期後會也勉說文云強也適本作遯易云退也說文云逃也思亦語辭如上文來思之例勉爾適思言爾雖決意行遯猶望其時時勉圖一來不以既遁而遂已也語意與責然來思相應 皎皎白駒在

彼空

文選注作穹

谷

叶沃韻俞玉翻

生芻一束

沃韻

其人如玉

沃韻

母

陸本

作

金玉爾音

侵韻

而有遐心

侵韻

賦也此章人已別矣因極贊其人之美而仍致其

拳拳思慕之意谷書註以為兩山間流水之道也芻刈草也解見綱繆篇生芻杜詩所謂青芻也乘馬而行于

空谷其地寂寞無人往來但見行李蕭然惟有新刈生
草一束以供秣馬之用高風蓋可挹矣其人如玉以象
其品之貴亦自其出處之節見之堅不可磷潔不可淄
堪比德于玉也此四語目極行暉隱然丰采在望漢鄒
長倩與公孫弘書云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
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也郭泰以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
束頗泰廬前而去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母金玉爾音
者言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蓋終望其來而有以教
誨我也舊說但以為傳書相問訊似未切選說文云遠
也行遜之後若終靳一束則是有意遠心于我矣是詩也
倘亦武王所作其醉心于洪範之訓者深乎曾氏學餘
云誠其遁思之慎勉而勿懷金玉之遐心蓋今日以嘉
客留之者實他日以公侯期之
也噫孰知箕子之適于東方哉

白駒四章章六句

子貢傳以爲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此詩所以燕賢也玩詩

中繫維空谷等語明是賢者不肯仕于其國而以
爲燕賢之詩可乎申培說則謂賢者將隱去王者
留之而作是詩夫果留之自上賢者亦不應決去
若是是惟若箕子者乃不可留耳序以爲大夫刺
宣王鄭玄云刺其不能留賢也宣王之末不能用
賢賢者有來白駒而去者而文昌化書亦云宣王
以四方無虞于心少怠一曰師氏韋仲將諫韋方
上天威肅震置韋于理于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
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讖
刺勸王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
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于願仕詩開于上上意
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躬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
旌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
成康化矣序因篇次與宣王諸詩相錯遂以爲宣

王事文昌化書則好事者因序說而附益之要求足信陳賜樂書則引古琴曲謂哀世失朋友而作亦影響之辭若儀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閭歌按投壺所以歌此者當是以其出處有合于君子之道故以之娛賓耳

小宛教康叔蒞酒也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此詩以誠之與周書酒誥相表裏

康叔名封文王子武王弟漢儒惑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有

周公作雒之語遂謂康叔受封在成王世今按篇中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其為武王之辭明甚篇首四十八字宋儒
定以為雖詰脫簡是也蔡沅云或謂康叔在武王時
尚幼故不得封按汝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
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
采師尚父韋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汝書大
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且康叔文王之
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
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吳氏云先儒謂
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
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此所謂小
子亦然按康誥酒誥二篇皆同時之作紂以酒亡國
餘習猶存康叔所封在殷故墟故武王深誡之欲其
剛制于酒為臣民倡其後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亦
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蓋惕心于墜命
之故者深矣今節錄酒誥之文于此以表此詩立言

之意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蒞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
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
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王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渠徂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
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
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厥國滅無罹弗惟德馨
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醺聞在上故天
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
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盍當於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大監撫于時予惟曰
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
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
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
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
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綱乃事
時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辨乃司民
洒于酒

宛

釋文作范

彼鳴鳩翰飛戾

文選注

天

先韻亦叶真

韻汀因翻

我心憂

傷念昔

春秋繁露作彼

先人

真韻亦叶先

韻亦叶先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見上

興而此也

宛

毛傳云小貌

按說文宛或从心作

意考工記函人云凡察革之道

眠其鑽空欲其怨也

注

亦解怨謂孔小貌則宛義訓

小明矣鳴鳩毛傳云鵲鵲

也

也爾雅以為鵲鵲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色多

聲今江東亦呼為鵲鵲字林作骨鵲云小種鵲也羅願云鵲鵲春來冬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皞以為司事之官陸佃云一名鳴鵲月令所謂鳴鵲拂其羽者是也一名鶯鵲莊子所謂蜩與鶯鵲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鶯山鵲故此一名鶯鵲又其多聲故一名鳴鵲也性食桑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而陸璣云鵲鵲一名斑鵲蓋斑鵲似鶯鵲而大鶯鵲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天語曰天將雨鵲逐婦者是也斑鵲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鵲則與此鶯鵲全異璣之言非今此鳥喜朝鳴故一曰鵲嘲也凡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啞朝廣韻云鳥羽也戾通作麗附着之意許慎云鳴鵲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陸云鳴鵲小鳥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則其聲亦遠聞其勢亦高至惟勉強故也愚按詩興鳴鵲亦就醉酒取義鵲耽桑椹過醉則傷其性今高飛遠舉則不至傷醉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我

心憂傷武王憂康叔染于紂俗不知蒞酒則必有喪亡之禍也念昔先人以下戒勉康叔之辭也念說文云常思也先人指文考也明發朱子云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懷說文云念思也二人文王之父母也念昔文王以父母之心為心當明發之時輒思親而不能寢寐其孝如此康叔當追文王之孝則自不至喪德喪命以辱吾親也禮祭義篇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按觀此可以得詩意人之齊

聖飲酒溫克

職韻

彼昏不知壹

列女傳豐氏本俱作一

醉日富

叶職韻筆

力各敬爾儀

支韻

天命不又

叶支韻

盈支翻

賦也

齊說

按生而齊者莫若禾麥故借以為整肅之義聖朱子云通明也洪邁云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

聖為尊崇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智仁聖義中和皆混於諸
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
下惠皆曰聖朱善云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
必不以酒而敗德溫克勝也以溫克自勝不止能勝
乎酒而已郝敬云醉人多怒故不醉而怒曰釁酒誥曰
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惟齊聖之人醉能溫克也昏闇也
彼昏指紂也壹說文云專壹也字从壹徐鍇云取其不
泄也富備也言彼昏昧之人不知酒之為害專一惟取
醉是務且日備酒食以資沈湎也一說萬尚烈云壹醉
日富者言能謹之于初飲不至醉則末路可持惟一醉
焉則其繼也遂日甚一日有不能自禁者酒使之也今
俗所云入慣場走熟路是也亦通四句一法一戒而意
重在戒敬主心言儀主貌言儀本于敬則儀非外也凡
喪儀之事非一而酒酒為甚故酒誥曰天降威戕民用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言各則不獨戒康叔并欲轉

戒其臣若民所謂明大命于妹邦者此也天命與天威
對看凡諸侯之得有其國卿大夫之得有其家士庶人
之得有其身皆本于天之眷命而然也又毛云復也沈
涵則天命將政一去不復來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
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欲荒政疎君子而狎
近佞玩寇讐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啟之禹惡旨酒曰後
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證晉元帝以王
藻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一說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於是有動作威儀之節以定命也無
時無處可萌一懈心纔有懈心則命已棄我而去不復
存矣此主義理言命較細但于戒意未切左昭元年楚
公子圍為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義蓋取
天命不又也
中原有菽
作豐本
庶民采
此禮翻
之螟蛉
說文豐本
有子
韻螺
說文作蠅
蠃負
蒲美翻
之教誨爾

子

紙韻

式穀似

紙韻豐本作侶

之

比也中原毛云原中也李本云中原曠地非八家所受之田也

菽朱子云大菰也爾雅謂之戎菽戎者大也張揖云大

豆菽也小豆荅也采說文云將取也毛鄭以為采藿藿

者菽葉也孔云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今按

詩言采芑采麥芑麥亦穀也安在藿可言采菽不可言

采乎鄧元錫云中原有菽非適有主也采者得之乃善

何適主之有能者從之矣螟蛉為文學云桑上小青

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郭璞云俗謂

之桑螵亦曰戎女螺贏說文作蠋贏爾雅云蒲蘆也郭

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蠋蠋方言云蠋燕趙之間謂之

蠋蠋其小者謂之蠋蠋許慎云土蠹也天地之性純雄

無子列子云純雌者其名大腰純雄者其名穉蠹陸璣

云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為

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法言亦云螟蛉之子殪而

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化書云蠋蠋之

蟲乎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小
大皆得其真蠢動無定精萬物無定形按舊說相傳皆
如此惟陶隱居云今一種黑色腰甚小銜泥於人壁及
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
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
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一名果蠃亦取草上青蟲或言
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已子斯為謬矣程良
孺云余乃見細腰黑蜂在竹木縫上作巢七孔以次封
之孔皆銜青黃蜘蛛未半孔時即生子如粟大於蜘蛛
之背仍用蜘蛛置滿以泥封之數日子漸大如青屈莢
形蝕完蜘蛛乃成蛹蛹枯內出蜂嚙泥口而出聲與大
蜂祝聲無異解頤新語云近世詩人取螺蠃之巢毀而
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
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
為螺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蛛
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

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董葉翁云螺贏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戴侗云嘗親見蠨蛸負螟蛉入箠管有兩蠨蛸互飛而共營之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有云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楊慎云露蜂懸其巢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莊子曰細腰者化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列子以為純雄殆未可信置初于背曰負螟蛉之背有子乃螺贏之子螺贏使之負之正借之以孚化其子耳教子之道日漸月索侯之自化何以異是說文云上所施下所致日教誨曉也徐鍇云丁寧誨之若決晦昧也式用穀

善也武毅者沉涵之反似之言子克肖也教爾子必用
善道而以身教如庶民之采葢不遺餘力而襲人如螟
蛉之負子優游以聽其自化則庶乎可與爾相似矣上
章危以命此章感以子蓋身者親之枝子者身之枝敬
威儀以善吾身所以繼先人也式毅以

題

中論作相
潛夫論作

顧

彼脊

潛夫論豐
本俱作鶴

令

叶庚韻離貞翻潛夫
論釋文豐本俱作鶴

載飛載鳴

庚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庚韻

夙興夜寐

大戴禮韓詩外傳
潛夫論詩大全類

濱集傳朱傳讀詩記

忝爾所生

庚韻興而此也題通
作聯鄭箋云題之為言

嚴氏詩緝俱作無

視睇也按說文睇目小視也脊令詳見常棣篇載之言
則也禽經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為兄弟

之比舊皆謂脊令且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以興
進修不得暇逸故毛云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

東方朔亦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
駕鶴飛且鳴矣皆附會曲解非詩本意我武王自我也
邁猶過也日月邁邁之邁武王末受命故言我日斯邁
猶云日薄西山也而汝也指康叔也征猶進也汝之春
秋方進未艾當勉于自修如下文所云也日月對看互
舉見義一說朱子云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
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徐幹云有進業無退功我日斯
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亦通自朝至暮為夙夜
興起寐臥也大戴禮云言不自舍也母禁止辭恭說文
云辱也所生謂父母也敬慎其身無時不然以求無辱
于父母正與首章念昔先人句相應斯言也天顯之哀
切于中心康叔者聞之有不戚戚然動乎孺嬰云昨日
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
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孝經引此詩而足之
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
孝也按孝經引詩姑斷章比類云耳若論謹身之為孝

宣特庶
人事哉

交交桑扈

豐本作鳥

率場啄粟

沃韻

哀我填

韓詩作疹

寡

宜岸

韓詩鹽鐵論
豐本俱作犴

宜獄

沃韻

握粟出卜

屋韻

自何能殺

屋韻

此

也此章因民多以酒酒罹罪故舉以為戒為末章發端也
交交歐陽修云桑祿相亂之謂桑扈鳥名爾雅云竊脂也
郭云俗呼青雀背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陸佃云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曾參也爾雅釋鳥謂桑扈竊脂鷦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部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有文章者是也率場啄粟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色之竊脂言淺白也又補傳云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率道作銜循也場穀場也解見七月篇咏說文云鳥食也桑扈本食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物而今乃循穀塲以啄粟喻人不宜耽麪藥而今反沉
酒也填本寘字通作圓漢西域于圓國或作寘是也聞
東盛貌岸當依韓詩作犴野狗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為
犴本作犴獄說文云確也从言謂訟言也从犬二犬所
以守也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言哀我人
斯或粟或寡鮮不罹于在外之犴在內之獄者推其所
以皆酒之為也兩言宜字悲慘可掬握說文云搯持也
陸佃云持五指也在外為持在內為握嚴云史曰者傳
曰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見古以粟問卜也自從也穀
善也握粟出卜蓋欲求所以禳災祈福者亦商人尚鬼
之遺習則然但其所為如此亦從何能善乎妹土染紂
惡已深其時以酒酒獲罪者必比比而是故武王云然
酒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之謂
也樂記云夫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
之流生禍也又桓寬云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
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史明習者不知所處

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狎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雖非詩意亦恍
惚相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屋惴惴小心如臨于中說

豐本作深谷戰戰兢兢蒸韻韓詩外傳此句如履薄冰蒸韻

作父賦也承上章言民涵酒之生禍如此康叔身居
民上可不益知所以自蒞乎酒語言矧汝剛制于酒意

正如此溫溫毛六和柔貌恭入謙恭之人鳥栖曰集如
集于木滂徨蹢躅不敢自安蓋狀其溫恭之容如此即

第二章言溫克之意荀子云行而拱翼非潰淖也立而
俯項非繫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

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惴惴說文云憂懼也主心
言惴惴以狀小心如臨于谷恐其隕越以狀惴惴即第

二章言敬儀之意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好修君子
而言欲康叔取法也韓詩外傳孫叔敖過狐丘丈人狐

丘夫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按此于詩不甚合然亦格言也戰戰二句勉勵康叔之辭解見小旻篇康叔取法于溫溫惴惴之賢者當益戰兢自持時時如履薄冰而恐陷者然則自不敢湏酒而不至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矣今按孝經論語所引戰戰兢兢之詩皆有如臨深淵之句味其語意正與此詩之言有懷二人毋忝所生互相脗合非小旻詩也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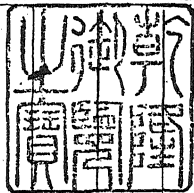
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論語云：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韓詩外傳引此章全文，亦有七句。當是二詩文法相類，因而相混耳。劉向云：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董鼎云：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旨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繇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又按武王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又觴銘曰：樂極則悲，沈酒致行，社稷為危。可與此詩及酒誥互相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宛之義解見小旻篇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鳴鵒

今按左傳趙孟賦小宛則小宛之名舊矣子貢傳諸書所以變稱鳴鵒者以國語秦伯燕公子重耳賦鵒飛遂妄意此名非古耳宜知國語所載秦伯賦鵒飛公子賦河水原非篇名第摘本章中二字自是大家變體其實鵒飛之篇仍名小宛猶之河水之篇仍名碩人也序云大夫刺宣王也鄭玄以當為刺厲王之詩要皆無所據唐孔氏又徑改為刺幽王而郝敬且從而曼衍其說謂鳴鵒即雕鵒引本草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以刺幽王之黜申后又解二人為宣王與姜后引禮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為明發不寐刺幽王夫婦乖離中原采菽比太子見黜在外螟蛉負子比申侯扶太子召犬戎誨子式殺刺王寵庶奪嫡眷令刺伯服兄弟亂倫附會如此亦不根甚矣朱子則以為此大

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申培說襲
朱傳而不顯其世要亦依附文義而想像為之辭
者不必有所根着也



詩經世本古義卷九